

替 補

戴 為 容 作
(Ronald Tavel)
白 裕 承 譯

創作藝術家如何能活存在人世之迷宮，捱受未能出頭的挫餒，又能保有其原初的內在天地，以之為（頗為矛盾地）這一生所賴以漸次成形的指標星？

——艾蓮娜·孟諾

登場人物：

文生
傑西
喬蓮娜
蜜拉

場景：

與舞台同大的普通平板，從左翼至右翼、從地板到天花板，約從中將舞台分成前後兩半。平板開出一大橢圓形缺口，寬約二十五英尺，垂直最低端點距地約六英寸。平板到背幕間是文生公寓的起居室，透過橢圓缺口可以看到其中動靜。舞台左後方是道通往門廳的門，右方一道門框通向觀眾所看不到的廚房。起居室的各項擺設隱約是二手的美國1930年代舊傢俱的風格：一張附兩隻椅子的窄桌，左方門旁一只凳子，一張破舊的單人扶手沙發椅斜向觀眾席。背幕上掛著面雕花框的大橢圓型鏡子，其大至少需可以照出兩個人的全身。

（一記敲門聲）

文生：（在後台，聲音自廚房傳來）傑西？

傑西：(自門後)我是！

文生：(自後台)自己進來，門沒關！

(傑西拉開門，觀眾可以看見他站在門廳在甩著雨傘。他身形瘦削，看來顯得年輕，金髮而面容開朗，相當體面。他試探般的走進公寓、四下張望，不曉得溼雨傘該放哪。)

文生：(自後台)找張椅子坐，我一會就來。雨很大？

傑西：我走到剩半個街口才變得很大。你知道吧？剛開始只是起霧，要不然我會叫輛計程車什麼的。

文生：(自後台)你們大夥整個早上都在一起？

傑西：從九點以後。我說，如果你忙的話我不打擾你。我只是來拿他們要用的本子。

文生：(自後台)我知道，馬提有從辦公室打電話來。他說你會過來拿。我自己也是十分鐘前才回來。我去影印，結果等了快兩個小時。我還是去很貴那家，以為那裏人會比較少。只是你也曉得禮拜一，一到禮拜一大家都要印東西。

傑西：(一頓)是啊。

(一頓；他注意到裝飾藝術風的織物及30年代的擺設，好奇地打量著。)

文生：(自後台)禮拜五就都沒人。

傑西：真的嗎？這我會記住。(看錶)他們還在開會。我說我不到一小時就回去。

文生：(自後台)沒問題的，只是在下雨。

(端著兩只咖啡杯盤出現在門口。他大概三十歲，古銅膚色，身材高壯，波狀黑髮既濃且密。他有江湖兄弟的莽野氣息，十分英挺。)

他們能怎樣，把你殺了不成？

(傑西顯然為他高大俊逸的外貌一驚。)

要劇作家本人跑這種腿已經夠差的了。他們就是等等也是應該的。

傑西：呃，馬提一般是不會叫我做這種事的。只是剛好沒別的人，因為

彩排下午才開始。再說我也想要出來透透氣，所以我就自告奮勇。東西都好了嗎？

文生：好了，我一會就拿來。我得把東西用防水袋包一包。

傑西：不用了，只是幾個路口。

文生：你不要喝些熱摩卡嗎？

傑西：不應該讓你麻煩——

文生：暖暖身子。這是我自己所調配，保證你沒喝過像這樣的。它是調味的巧克力咖啡加奶油，有好幾層不同顏色，你看。

(把杯盤放到桌上。)

傑西：我抽身時會議正開得熱鬧——

文生：我還放了我特別調配的花瓣和種籽。秘訣就在大茴香子。

傑西：茴香？

文生：沒錯，就是八角。還有甘草。

馬提和麥金泰爲了約翰·柯莫意見不和，是不是？

傑西：(正想拿起杯子)這個嘛……

文生：少來，傑西，我知道的。找他主演實在有夠糟。他對你的劇本懂個屁。

傑西：他還罩得住。

文生：味道如何？

傑西：花瓣和種籽，嘎？

文生：那是我的獨門口味。摩卡這玩藝很特別，或說應該要很特別。每人都該照個人想法配出不同味道來——你一嚐就知道他用了多少心。

傑西：我從沒泡過。

文生：你的男主角，那個柯莫，從沒坐下來想過一下怎麼演他的角色。我很清楚，彩排每場我都看過，從頭到尾。不管白天還是晚上。你不是每場都到。

傑西：你是舞台助理場務？

文生：對。

傑西：我們沒打過照面。我記人名字不行——抱歉，就是不行——我只

是照門牌號碼找來這。不過我對記面孔好得多，所以我很確定我們沒打過照面。

(看著文生起身去把門鎖上。)

文生：我知道我們沒見過。我多半時間都在上面控制室裏，在機器後面，對著儀表板。你從底下看不到我。

傑西：你叫什麼？

文生：文生。

傑西：(上前握手)很高興認識你，文生。我是說，雖然是有點晚。說到有點晚——

文生：但是在下雨呢，老兄。

傑西：是啊，可是麥金泰今天下午就要作個有關柯莫的決定。其實就是說要不要讓他上。而我不在場的話他們拿不了主張。我有我的權利。

文生：那當然，這是合約問題。他們沒劇作家同意不能決定誰去留。

傑西：這摩卡真的不錯。可是你知道我心裏像懸著——

文生：沒必要的。他們會吵上好幾天才會有行動。我知道他們。我和他們共事很久了。

傑西：哦，真的？

文生：七年。我一從表演學校出來就去了那。

傑西：表演學校：——他們却把你當助理場務用。

文生：這個，傑西，我還不只是助理場務，我是賣貨郎的替補。

傑西：哦，真的？這我不知道。我還不知道有替補的。

文生：這他們才不要劇作家煩心。

傑西：他們應該要的。要有什麼突發狀況怎麼辦？臨時頂替的不好會毀了整個演出。

文生：沒錯，只是麥金泰從不認為他的演員會生病。所以他們不把替補的當一回事。不管怎樣，我可不是個差勁的替補。我是個好替補，很好很好的。

傑西：(一頓)做個替補一定沒什麼成就感，阿文。

文生：文生。

傑西：(一頓)文生。

你有怎樣的防水袋？

文生：聽著，我要你幫我個忙——不，是我要幫你個忙。

傑西：什麼事？

文生：我要演賣貨郎給你看看。演他出場，他第一次出場。讓老兄你看看他該怎麼演！那些傢伙個個都會毀了你的戲，傑西，只是你不承認。

傑西：這個，我知道事情不太上軌道，但我能怎——

文生：只要你看過你創造的這些精彩角色該怎麼發揮，你就知道怎麼辦！你自然會大發脾氣，你會挺身出來講話，老兄你會興些風浪，做些事情。傑西你會開除那些無趣的蠢貨、那些自以為是的自大狂，這麼美的一齣戲，你不知道自己寫的是多麼美的一齣戲——我知道，我每個下午、每個晚上都沒錯過，我讀了它有兩百遍、可能有四百遍，我滿腦子在想，我知道要怎麼來演。我愛極了這齣戲！

傑西：可是我還是——

文生：老兄你無能為力，因為你沒有對付他們的武器。知道這些角色該怎麼演你才有些武器。我去拿本子，O.K.？你和我對詞。

傑西：我大概都會背了。

文生：對，可是你從沒好好讀過。現在我要你讀它，我要你看清楚你所寫的。

(一把抓起凳子跑進門廳去。)

傑西：文生你把本子放在外面——放在門廳？

文生：(站在凳子上)是啊，不然，要有人來偷東西什麼的——(手高舉過頭)我不想讓他們拿走本子。東西在外面這很安全，在橫檔上頭，沒人會來這外面門廳上面找東西。

傑西：喔。

文生：(帶著一疊本子重回起居室)這裏，給你一本。我不需要。這個——(把手中本子放到桌上)這些是爲了他們可能要再選角所多印的本子。現在等等，我先著裝，我手邊有些玩藝——

(站到橢圓鏡前，匆匆忙忙戴上一個道具鼻，以手將頭髮往後梳整，戴上頂壓低至眉沿的扭得不成形的寬邊帽)

一些什麼來點出他給人的印象，這就夠了。瞧，這頂奇形怪狀的半呢帽，我是說，他這人物就是這樣，這就是賣貨郎。還有吊帶褲，他穿吊帶褲……就像……O.K.，準備好了？

傑西：我的雨傘——我該放哪？

文生：哦，給我——真抱歉——就給我，所以我才沒幫你拿——我本來在想，我知道我忘了什麼，就還欠這項道具，這就是了，這是賣貨郎，他帶著傘，隨時隨地老兄，不論晴雨。天！我早該想到的，早該想起來，真是。

(文生調整燈光：他把一盞高光度的小檯燈扭到中間來，又到一旁牆上的調光式開關把頂燈小心調暗。他動作很快，怕讓人等得不耐煩，把凳子一把拉到中間蹲坐上去，拄著雨傘傾身向前，在破帽子之下只看到他下半部的臉。他調整後的燈光變成頂燈只照亮凳子上的他，其他舞台全暗。他完全變了個人，不再是他自己。他的聲音也變了，變得有些沙啞而歪裏歪氣，像是下里巴人浪跡各地而不再特屬哪個地方的口音。)

文生：朋友，忙什麼啊？我看過你去過後頭，你第一次來的時候。我才在想你會不會來我這……

我？我不去那後頭，才不，後頭人太多了，喝酒聊天——狗票人，老弟——我玩不來。我說呢，要是三、四個人，或就是你，對，像就是你，這我應付得來。因為我知道我信得過你。就像我信得過自己：因為我一個人你也一個人，我看得見你的神氣。我認出你的神氣……可我就想你會過來，別費事，我不必自己去找你。你做哪行的？……

(他打了個噴嚏，從口袋拿出捲衛生紙，撕下幾張，醒鼻涕。可以聽到微弱的酒吧音樂。)

哦真的，你寫東西？故事什麼的？……好、好。那好，那很好。瞧，靠窗戶這地方還不壞，只是他們點唱機太吵要把門關上的時候，我才不留著，不幹，我幹嘛要關在裏面：和一大票人鬼混？

去死吧……不，我不喝酒，還是謝了，我不熟……我？我是個賣貨郎，他們管我這麼叫的：「賣貨郎」。冬天大家都來買貨，太冷了不好在外面混，他們做事掙錢。可是夏天他們都在外面晃，你曉得熱得不能做事，他們就閒著，游手好閒什麼的，他們沒錢買貨。所以這時我就賣盆景。我一盆盆種，修剪啦什麼的，種得大了再賣出去。你想得到的什麼都有。大家天氣好會買盆景，因為那時候便宜：錫蘭藤、秋海棠、常春藤、劍草、向日葵……可我知道你會過來這，我不用自己去後面找你。附近有貨的話你都聞得到，我是說你癮頭上的時候，對吧？

(燈光範圍變得稍大，已脫掉風衣的傑西走入頂燈光圈內，一手拿本子一手持個空酒杯站在凳子旁。他就著本子唸。)

傑西：不對，你想錯了。再怎樣我家裏自己有的是。

文生：什麼？你有什麼？我會賣你你沒有的。你有冰塊，可樂(註1)？

傑西：抱歉，我可不搞這——

文生：——來些貨如何？你有沾吧？再沒這麼便宜過。買主都知道我，賣貨郎，上等貨色，幾乎是百分之百純度，乖乖。因為我都自己磨的，要得先預訂。

傑西：很抱歉。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談筆生意。

文生：哦？

傑西：我要找……(一頓)

文生：你杯子裏的東西？

傑西：我在，呃……在找……

文生：大聲點。

傑西：幾個女孩。

文生：哦？

傑西：幾個很特別的女孩。

文生：(頗有興趣，把雨傘夾在兩腿間)不止一個嘎？

傑西：兩個。就兩個。

文生：是嗎？兩個。要怎樣的？

傑西：一個要有白色頭髮，你懂不懂要長而直的白色，不是白金色的，

頭髮，而且要瘦削苗條像模特兒一樣，五官纖細，鼻子小巧，嘴唇像禮盒包裝用的小紅蝴蝶結。說話要輕聲細語，很有女人味，體質弱，相當骨感而額頭高。是和歲數較長的東區小開或社會名流、仲介商和唱片公司經理約會的那一型。

文生：聽來不像是我隨便從第一線上調就有。

傑西：（放下本子用背的）另一個得要是黑頭髮女子，高六呎以上，長腿豐肩，深藍黑色的披肩直髮，穿上不及膝的短裙擺弄著，一雙美腿可以攫取整條街的目光，人人停下來看直了眼，下巴都掉下來。

——她一個女人可以抵三個。

文生：沒錯？就這樣？

傑西：就這樣。

文生：真的不要來些貨，你可以好好爽爽，想想你要和妞兒們樂上整個禮拜？又不用挨針受罪。

傑西：聽好，我出得起錢。我知道你的名頭是客戶想要什麼特別的貨色你都有辦法，而我現在就有七百塊大洋要花在你這名頭上。只要一個下午。

文生：這樣子。

傑西：你幹不幹？

文生：嗯，拉皮條只是我的副業，而你要的粉味簡直是連她們穿幾號鞋都要指定。

傑西：我出七百，要怎麼分是你的事。如果娘兒上道還有她們一份好賞……如果她們別開生面，你懂？要先預付？還是一次——

文生：喔，呃先四後六。這是我的規矩。因為我信得過你。瞧，你和別人不一樣，你是作家，嘎？

傑西：（掏出幾張鈔票）拿三百去，算整數。你接了？

文生：（收了錢）我會看著辦，風流哥兒。要辦不到也是我生平頭一遭。所以你現在破產了？你的訂金我可以先不收——甚至呢，你要手頭不方便先周轉個幾百也沒問題。就像哥兒們對哥兒們。

傑西：不用，我要什麼開銷還儘管有寬裕。

文生：（想把錢退回）不了，我不差這一筆賺，你要的特別妞兒我會去找，她們對你像是有什麼重要。我對有些事自有興趣，只要事情聽來像是很要緊，像是……「別開生面」。

傑西：不成，事情不能這樣。

文生：聽著，你有些空？

傑西：我還得到別的地方去，你要是能安排在禮拜一下午——

文生：因為我要和你談談。我本就想找個作家，來向他饒舌我這大半輩子，怪怪，這亂七八糟的大半輩子，老碰上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你可以來寫出來。

傑西：我不是很擅長——

文生：我自己是試過，可是我不是作家的料，所以你要能坐下來幫我把我的經驗寫出來……

傑西：我正在寫我自己的。（一頓）

文生：那我就能給自己這輩子一個交代。

（一頓；把雨傘放下。）

傑西：你就可以安心。

文生：是啊。（一頓）安心。

（燈光漸暗下來，有片刻照出文生恍非此世的表情，之後全暗。燈光一下又全亮，文生在牆邊手扭開關，傑西回到了桌邊椅子坐著，顯然深受震懾。）

傑西：（試探地）哇。

文生：還不錯？

傑西：無懈可擊——簡直就是賣貨郎百分之百的上等貨！

文生：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傑西：那當然。這詮釋真是沒話說。

文生：安坎傑羅給了你些什麼，演這角色的那個蠢貨？

傑西：無趣的垃圾。

文生：現在你多少知道你的戲該怎麼演了吧？

傑西：劇作家對你的演出挑不出任何骨頭。

文生：我愛這齣戲，老兄！

傑西：(不太自在地笑起來)文生告訴我，你怎麼控制燈光效果的。還有那音樂？

文生：(做給傑西看)簡單。瞧，我把開關和調光器接到延長線，控制器擺我口袋裏。我喜歡一切在我控制下，不管是什麼事。

傑西：(小心地追問)還有賣貨郎的詮釋，你怎麼做到的？

文生：更簡單了，我認識他。

傑西：你認識？

文生：當然，他是地頭上永遠少不了的。有時我在想是商會在第一線上養著貨郎這種人物，就像其他地方在許願池養著金魚，好吸引人上門。所以傑西，我知道他雨傘不離身，每說到他那特別的一套就用它——

(突然變得小心)

我是說，他這種人就是這樣。他像是毒販和皮條客中的怪胎。

傑西：怎麼說，他是個種花草的。

文生：(微笑)是啊，他是個種花草的。

所以你真的認識他。

傑西：是啊，我認識他……

文生：好，那很好。你就像拍蒼蠅那樣逮到他——擊中的。你圓滿做了你的工作，都是那些龜龜摸摸的沒天份演員把戲搞砸了。瞧，我就是敢下注，這是我的信念，你知道什麼是我的信念？

傑西：什麼？

文生：就是要演好一個角色你得真的去演，要「真的」去演你就得認識他這個人，完完全全去經驗他。

傑西：意思是……

文生：意思是說你得有相同的經驗，不然你怎麼成為他？

傑西：為什麼要成為他？

文生：什麼？

傑西：為什麼要成為他？要是說劇中的並不是真人，那麼要怎樣——

文生：哦，傑西、傑西寶貝，我知道你：你創造的這神奇旋轉木馬我坐了已經兩個月，寶貝，我從控制室在看，彷彿它就是我的生命。

我知道你的心靈，別害怕傑西，這是個美麗的心靈，它所想到的，喔！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真的，你認識他們本人，你以為我不知道嗎，這才是最了不起的，你謙虛什麼？

我還可以演貝利這角色——我完全可以挑這該死的大樑！

傑西：(冷冷地)你把我的雨傘掉到地上。

(一頓)

文生：本子我印了。這邊。他們要十二份新的；沒問題。要選角用的？你可以數數看。

(一頓)

傑西：這摩卡會對你說話，對不對？我知道你說好幾層不同顏色的意思了。白色的奶油和黑色的巧克力，彼此相生而不是相剋。——文生，還有沒有多的？

文生：在爐子上。我替你倒第二杯。

(拾起傑西掉地上的雨傘還給他，由右方的門框出去。)

傑西：這種天氣你怎麼過的？空氣這麼脹這麼溼，簡直跟在路易斯安納沒兩樣。

(兩眼向前直視；接著雨傘朝臉前一揮，彷彿在把他剛看見的什麼趕走。)

該死！讓你覺得像嗑了什麼藥似的。

文生：(自後台)噢，還下雨嗎？我這裏看不到外面，廚房正對著個大通氣管。

傑西：(站起身去把透明的窗簾布掀起一角，望向觀眾看不見的窗外。)沒下了，就是烏雲密佈。天空很陰沉……一大片堆木材般烏灰的雲——就像是無助地給堆滾到一塊，一批批沖到下游的伐木坊……鬱悶得緊。

文生：(自後台)我不覺得。烏雲密佈的天空讓我振奮。也許是小時候的記憶。下雨不用出去玩，不用和人比。我自己一個人，在床上，玩我最喜歡的玩具：獵人、海盜對決、帶刺刀的列隊士兵，在我床單上排開來。這是我小時候最快樂的時刻。就和生病時候一樣。

(端著個杯子自門框進來。)

所以我到現在仍喜歡烏雲密布的天氣。

(傑西轉身來望著他，為他相貌和他給人印象的不搭調而迷惑；一頓。)

僅次於霧天。我最喜歡霧天。

(一頓；很響的敲門聲。)

噢，我都忘了！

傑西：哦——你在等人？

文生：不是，你別動，沒事。(敲門聲再起；向外喊)等一下！——就來！

(文生放下杯子，從桌邊一退順道把他的椅子推進去，走到門口去，打開鎖開門。觀眾可以看到喬蓮娜和蜜拉帶著兩具站在門廳。喬蓮娜穿著高跟鞋有六呎以上，長腿兒大女孩，黑而柔的極長頭髮。她的美貌如雕像般高不可攀，態度直率而盛氣凌人。蜜拉瘦削纖長，標準的模特兒外型，全身上下呵護得很好。她的及肩直髮是令人一驚的白色。兩人有女演員常見的高昂旺盛精力，有時跡近肆無忌憚。)

喬蓮娜：(高聲粗氣)你搞什麼鬼這麼久才開門？你在裏面幹什麼？

蜜拉：(愉快地)嗨，文生！

文生：沒有，我沒在幹什麼。哈囉，喬蓮娜。哈囉，蜜拉。妳們可好？

喬蓮娜：(高聲)好得很！我們就喜歡站在髒破的門廳中讓鄰居從窺孔中看個夠，而且天曉得門廊盡頭躲著些什麼變態傢伙！

蜜拉：哇，這裏面真是又暖又好。

文生：我來拿妳們的東西。

(接過並把她們的兩具掛起來。)

喬蓮娜：你的洗手間在門廊盡頭？就是黑鬼會躲那邊？

文生：怎麼，妳要去上？

喬蓮娜：我只是問問。我沒要去上。

文生：不是，這公寓房子有自己的洗手間，在裏面。

蜜拉：哦，能不能借用？——我要整理一下頭髮。

文生：(指向舞台右翼，廚房門稍靠舞台前的地方。)那邊那個門；燈在左手邊。

蜜拉：(穿過起居室；之後才注意到傑西)謝謝。嗨！哇，是傑西！傑西！傑西！你可好啊？(擁抱傑西)

傑西：很好，蜜拉，妳如何啊？

喬蓮娜：哈，是傑西小老弟！好個驚喜。

傑西：妳們女孩兒要做什麼？

文生：對台詞。

蜜拉：是啊，文生要在我們去劇院前和我們對詞。失陪。(自右方廚房門稍前處下。)

文生：我們第一次在這裏，在我寓所。平常我們是早上在她們住的地方對。——這只是我做舞台場務的諸多庶務之一……這工作差不多是廿四小時全天候。

傑西：這樣子。

喬蓮娜：(故作半挑逗、半嘲弄的語氣)要不要看我們對詞兒啊？聽來很好玩，嘎？

傑西：呃有十幾個人等我要——

文生：傑西拜託留下來，我想你會從這學到很多——會讓你大開眼界，我是說我們的方式。

喬蓮娜：哦，文生！真是——讓人家走：你以為他沒別的事好做，彩排之外還要聽同樣這些狗屎？

文生：我們的方式和妳們彩排那一套不一樣！

喬蓮娜：什麼大不了。你以為這能改變馬提要我們在彩排時用的方式？

文生：他改變得了！傑西看過對的方式後就可以，他可以要求——他有這個權力，他是作者。

喬蓮娜：(不以爲然)唉！你有咖啡？

文生：摩卡。

喬蓮娜：摩卡？你瘋了不成？摩卡是啥狗屁？——哦耶等一下，就是那巧克力鬼玩藝的，對吧？

文生：不對，它是一半咖啡，再加調味巧克力。爲了要顯出層次——

喬蓮娜：巧克力都是狗屁，老兄。我不要，我好得很。蜜拉，妳死去——

蜜拉：（自後台）——死去哪了？在洗手間，一會就來。

喬蓮娜：她一會就來。所以傑西你感覺如何啊？你拿到你的一份支票了？

傑西：恐怕沒有，喬蓮娜。妳們兩個也沒拿到，是不是？

喬蓮娜：已經三個禮拜了。乖乖，我們窮死了！聽著，我來告訴你們昨天我和蜜拉碰到什麼事：我們正要——

蜜拉：（再上）喬蓮娜，我的粉餅妳要不要用？

喬蓮娜：（笑起來）粉餅！！這女孩是瘋了還是怎麼？你們該和她住上兩個月看看！所以我剛說的是，我們正要去彩排，有個人鬼鬼祟祟從巷裏冒出來——

蜜拉：瞧我在洗手間找到什麼：「神奇成長素」——這是只給花草用的，還是對頭髮也有效？

文生：小姐們，我們快開始吧，傑西沒整天時間可以耗。——你留下來，對吧？

傑西：你有花草——？

蜜拉：我已經準備好七秒鐘了。

文生：妳呢喬蓮娜？

喬蓮娜：我好了老兄，我隨時都好。坐下來傑西，別怕衣服皺。反正也在下雨。

蜜拉：（睜大眼睛）我以爲雨停了？

喬蓮娜：閉嘴，嘎？

傑西：抱歉，各位，可是我要不趕快——

喬蓮娜：噢，傑西小老弟，別來這套！你爲蜜拉和我寫了這兩個風塵角色不是嗎？特別爲我們量身訂做的？所以呢，你也要多花些功夫才是，不然不公平。

蜜拉：就是嘛，傑西，當創作者不能不作一點點犧牲，對不。

傑西：捱過七十八場大大小小彩排妳說是一點點犧牲？

文生：七十八場，還不說你爲了你下齣戲多少次出去辛苦找材料？

傑西：（乍然目露凶光）你這話什麼意思？

文生：（被嚇到）沒有，沒什麼意思。

蜜拉：哦，別這樣嘛，傑西，留下來！

傑西：（瞪著文生）好——我留下來……

文生：好極了！我們到裏面房間去：我從街上搬來了一扇舊門，就從外面垃圾堆上；我又把它裝上了根我鄰居給我的鐵條。請這邊走，各位……

（四人穿過橢圓缺口到舞台右前的裏面房間，這裏這時才第一次亮起來。房間空蕩蕩的，只有一扇看似沉甸甸的像是地牢才有的門，上焊以一根粗鐵條及扣式門門。）

文生：瞧，這門用在舞台上不賴吧？

蜜拉：（高興地）這比他們劇院那一扇好。

傑西：蜜拉，現在別放砲了。我們本來就不是什麼年度大製作。

喬蓮娜：還說呢，做一齣獨幕劇都不止這個錢。

文生：（似乎一時沒聽懂）獨幕劇？

喬蓮娜：對，獨幕劇——幹嘛，你沒聽過這個？

文生：哦是了，當然：獨幕劇，獨幕劇。

喬蓮娜：他會沒事的。

蜜拉：文生記住，別搶了我們的戲，也別太客氣，站在一邊讓我們自唱自戲。

傑西：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文生：我來調燈光。

（文生調整調光器：舞台全暗，僅右前方地牢風的門亮起一小橢圓形藍光區，氣氛詭譎。喬蓮娜所飾演的女皇及蜜拉所飾的美蒂氣喘吁吁，正合力拉著門上的鐵條。傑西的身形在黑暗中亮了一下，隨即隱沒。文生在最右方，完全置身黑暗中。）

文生：開始，喬蓮娜！

喬蓮娜：美蒂可惡，門卡住了！

蜜拉：用力拉！

喬蓮娜：我在用力，只是妳沒看見這該死的東西卡住了。

文生：（突然以賣貨郎身份出現，但並未換上戲服或化妝）小姐，需要雨傘嗎？

喬蓮娜：滾一邊去死！又沒下雨。

文生：可也許妳們還是需要雨傘。

蜜拉：爲什麼？你怎麼不賣雨鞋套？我鞋子都泡在泥水裏。

文生：妳們真有需要我就有賣。哪邊有急需，哪邊就有賣貨郎。我在昏昏欲睡的午後賣貨——雨傘、鞋套啦……

牛郎流鶯加紅中白板，
周一來玩的大爺客倌。

喬蓮娜：好傢伙。

蜜拉：你能不能看你會不會開這個門？一定是吸了溼氣膨脹，更別說門把都腐蝕了。瞧我手掌都給鐵鏽染紅了！

喬蓮娜：啣！快在衣服上擦乾淨。

（蜜拉依言而行。）

文生：別要一直拉，用蠻勁行不通的。碰上這種問題就是要慢慢來，準備在這巷子裏多消磨一會兒。

喬蓮娜：你在說些什麼鬼話，蠢貨？

文生：人生就像跳進冷冷的湖水中。知道一開始那種抽冷子的驚嚇？——可是你身體很快就適應，不久也就感覺很好。所以呢，什麼事你待得愈久就愈有道理。

蜜拉：可是外面好冷，我們要進去。這不是什麼湖，這是灘泥水。我們站在這再久也不會覺得好。

文生：我來給妳們談生意，不忙。再說，妳們彩排還二十分鐘才開始。

喬蓮娜：你怎麼會知道的？

文生：嗯，妳們倆演的戲再幾天就要在這劇院試演，對不對？戲叫什麼來著：——「身首異處兩流鶯」？

蜜拉：你怎麼會知道的？

文生：我看著妳們倆每天進出這個門。這地頭沒幾件事我賣貨郎不知道。

蜜拉：能不能幫我們個忙，朝那上面窗戶喊個誰出來把門從裏面推開？

喬蓮娜：還是幫我們個更大的忙，滾出這巷子去？

文生：才不，我可不想和太多人混，行？我喜歡就是三、四個人，就我們四個。

喬蓮娜：想要向我們推銷破破爛爛的二手雨傘？聽著，無賴——

蜜拉：什麼四個人？

文生：就是我來這要談的生意，只要妳們不怕腳溼——我是說，就再一會會。七張大鈔可以讓妳們儘管買上一大堆的蹩腳鞋。

喬蓮娜：七張大鈔？

文生：沒錯。七百塊大洋。

蜜拉：我們沒興——

喬蓮娜：且慢——

文生：現在妳們不那麼忙了，嗯？我手頭這風流哥兒，俊得很，嗯？——又年輕，開出來的條件真是有夠刁。穿得有模有樣，多有教養，講起話來像個博士，老兄。要我替他找兩個高檔的妞兒，只要明天下午一個鐘頭：一個要白色頭髮、另一個要黑髮，身高、體重、長相、外貌、體型、儀表啦要這樣這樣像妳們有的。

喬蓮娜：喔，像我們有的？

文生：正是。他好文雅的形容妳們得一清二楚。

蜜拉：我們根本沒興趣——

文生：爲什麼沒興趣？我全城跑斷腿找合型的，本來不會麻煩妳們兩個女演員，要不是我到處找不到像她們的，只有妳們活脫是她們的翻版，所以才把錢要讓妳們賺。

蜜拉：你再去跑斷腿吧。我們不是落翹仔。

文生：可妳們是女演員。要演兩個婊子很簡單。

蜜拉：喂聽著——

文生：人家說這是最容易演的角色。

蜜拉：不要臉！

喬蓮娜：嘿，休息五分鐘，我要和她講兩句話：

（把蜜拉拉到中間靠右昏黃燈光下；文生站在黑暗中等）美蒂

他說得沒錯，我們要演這戲輕鬆得緊，現撈就是一筆。

蜜拉：什麼，女皇，妳瘋了？這傢伙是個怪痞，我們會惹上大麻煩。

喬蓮娜：但這個我們應付得來。我們在劇中演的是飾演流鶯的女演員，就下午一個小時，我們去演流鶯眼都不用眨一下。

蜜拉：不，女皇這不一樣，這個是，我說，是下海！

喬蓮娜：妳上次見到七張亮晃晃的大鈔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我們房租再三天就到期了，沒忘吧？

蜜拉：——會是誰呢？

喬蓮娜：誰，那傢伙？拉皮條的——

蜜拉：不是，是要我們去當流鶯的這人。

喬蓮娜：誰說他要的是我們了？他只說我們符合這凱子所要找的條件。說不定都是他自己掰出來的。騙騙小孩。

蜜拉：不對，妳還沒想到嗎，這跟劇中情節一模一樣！我們演的人在現實生活中給找去演流鶯。

喬蓮娜：欸對……

蜜拉：所以誰會要我們做這種事？因為我是說，戲還沒公演，誰會知道這個？

喬蓮娜：那也許，是劇院誰——

蜜拉：我正是這麼想。

喬蓮娜：（大怒）我知道妳意思了！（幾乎吼起來）該死的齷齪東西！我會給他好看！我等不及要看是誰搞的鬼，叫他吃我的排頭！這個我們不用報告工會——我自己來應付這下三濫的瘋狗，管他是誰！我現在先應付這個混球：

（回到站在門邊的文生；燈光隨之而變。）我們談過了。訂金呢？

文生：先付妳們每人一百子兒。剩下的等妳們赴約——

蜜拉：哇！一百——

喬蓮娜：每人一百五。現付。

文生：（錯愕；之後掏錢。）我的花草今年又沒新溫室了。我明天還得付我那的頭期款。

喬蓮娜：干我屁事。

蜜拉：哇！訂金就一百五！

文生：就算是作投機。

喬蓮娜：（收下錢）作什麼投機？還摸狗咧。但要是這凱子沒錢付餘款

——

文生：他有錢的。他手頭就有，我看到的。妳們小姐可看到這門門？

蜜拉：（不敢相信）門門下著！從頭到尾！

文生：妳們注意力不怎麼樣，嘎？

喬蓮娜：我知道門門從來不下的！——是你把它下上的，是不是？

文生：沒錯，賣貨郎耍得妳們團團轉。現在呢，用點小小手法技倆……

（用雨傘把勾在鐵條上，單手抓著雨傘尖一拉，輕巧的把門拉開；之後轉身由右方下。）

喬蓮娜：（說不出話來）我操……

（舉步要走進門去。）

蜜拉：你沒忘記什麼嗎？

文生：忘記什麼？

蜜拉：地址。還有時間。

文生：（轉過身來）哦，不用。明天下午四點整，妳們換衣間桌上會有一封信告訴妳們。

喬蓮娜：（冷淡）謝了。

文生：（由右下）還有小姐們，把房租付了，別拿妳們那一大筆訂金去什麼太花錢的新舞廳跳舞，嘎？……

（文生熄去這場戲所用的燈，之後開亮其他的燈。女孩們滿腔興奮圍到文生身邊；傑西回到視線中來，看得出他在掩飾他對演出的迷惑之情與舉棋不定觀感。）

喬蓮娜：去你的！你真夠神的老兄！安坎傑羅可曾見過你演他這角色嘎文生？他會嚇得屁滾尿流！

文生：沒有、沒有，他沒見過我演。

蜜拉：就是啊，你的賣貨郎捧透了。

傑西：我只能說他天生是這角色的料。文生就是賣貨郎。

文生：呃，謝謝。謝謝。

喬蓮娜：傑西，你應該叫安坎傑羅走路，找他演才是！

傑西：妳這麼想？

喬蓮娜：那還用說，老兄！這樣我們才叫演齣戲。說半齣戲好了。約翰·柯莫也不是啥東尼獎演員。

蜜拉：那你覺得我們這樣演美蒂和女皇如何呢？

傑西：這樣的美蒂和女皇棒透了！這又是誰想出來的——還是你囉，文生？

喬蓮娜：答對了。不然你以為我們幹嘛要和他排？怪怪，要是我們能有機會在劇院這麼來一次，讓他們瞧——

蜜拉：我說，我們應該在首演那晚這麼給它來！你知道我的意思？——彩排時和那兩個白痴玩玩，等到開演才猝不及防，叫觀眾、董事會和劇評家開開眼界！去死吧，麥金泰和那——啣！——什麼導演。

喬蓮娜：只是你該馬上就聘文生，傑西小老弟。

傑西：我會的。

文生和蜜拉：（同時）什麼？

傑西：我說，我會的。我看得夠多了，我心服口服。而且我辦得到。我會讓這事過關。我有這個權力，再說馬提和麥金泰本來就相持不下，他們一定會對我讓步。不然我就走人。我發誓我會退出整個製作。

喬蓮娜：真聰明。

蜜拉：文生如何，高興吧？

文生：（心緒大亂）我……——我……噢——我真不敢相信——

傑西：你最好相信。我非要你來演這角色。

文生：謝謝。我能不能謝謝你？

傑西：我能不能謝謝你？

喬蓮娜：我能不能來些咖啡？

（穿過橢圓缺口到起居室去。起居室燈亮。）

還是我得喝這摩卡什麼的？它是啥玩藝——什麼鬼義大利

酒之類的？——喝了會不會亢奮嘍？

蜜拉：恭喜你，文生。

文生：我幾乎講不出話來。

蜜拉：（上前與文生挽臂，領他回到起居室。）我來喝你的摩卡。

文生：那好，都現成的。我來給妳們兩個倒一杯。

（由廚房門下。）

喬蓮娜：（發現桌上的劇本，彷如生氣地提高嗓門喊）傑西——你看到這沒？又一堆你的該死劇本，老兄！你不曉得現在正缺木材嗎？森林大火燒得正旺，沿岸一大半都成了灰。為什麼不寫些短點的劇本？

蜜拉：傑西是很棒的作家。他應該想寫多長就寫多長。

喬蓮娜：要記台詞的不是他，老兄。（不經意在大橢圓鏡中瞥到自己身影。）

文生：（端着兩只熱騰騰的杯子再上，將之端給兩個女孩。傑西此時若有所思低著頭，走進起居室來。）沒錯，希望你想寫多長就寫多長，希望你要有多——

喬蓮娜：（臉上滿是笑意，半帶呵斥口氣，為此時打成一片的忘形情緒感到不由自主的快樂尷尬。）唉！

（成功地以她的表情讓文生如洩了氣的皮球，之後一屁股大刺刺坐進沙發椅；接著突如其來食指向前一伸：）

喂聽著你們兩個，就我們剛來時我在說的，有沒有人告訴你們昨天發生的事？

文生：什麼事？

傑西：沒有，什麼事？

蜜拉：喔，妳是說？——喔，你們不會相信的！

喬蓮娜：我自己都不相信，老兄！昨天，蜜拉和我正要去彩排，有個衰模衰樣的媽的叫住我們，我向他發誓，他把這該死的一場戲整個照搬了一次，就我們剛過的這一場。

文生：什麼？

喬蓮娜：不騙你文生，實在他媽的難以置信——蜜拉妳說，我說的是不

是實話？

蜜拉：沒錯，是實話。他真的，真有這人。

傑西：妳們什麼意思？戲裏面這一場？

蜜拉：沒錯，就是這一場。他上前來出七百塊要我們今天下午和個誰廝混一個鐘頭。

喬蓮娜：而且他一句台詞都不少，幾乎是一句不漏。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傑西：太奇怪了。妳們沒搞錯？

蜜拉：除非我們得了共同幻想症。

喬蓮娜：得什麼？

傑西：就是說妳們同時眼花了。但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喬蓮娜：是不可能，老兄，但事實如此。

文生：那妳們怎麼反應？

蜜拉：我們就和他一路唱下去。沒辦法，誰教我們是演員。

文生：這可是很危險，非常危險！

喬蓮娜：不是蓋的。

蜜拉：也不會啦，因為我們沒要真玩下去——對吧喬蓮娜？——……喬蓮娜——我在和妳講話！……——我們還沒那麼瘋。

文生：謝天謝地，妳們沒那麼瘋。不然我們就要招聘新的女演員了。那些該死的選角會再多一天會要我的命。

蜜拉：謝謝你的關心哪。

傑西：後來怎麼了？

喬蓮娜：怎麼了？——我不是告訴你：完全就像你寫的那場戲一樣，老兄。他給了我們三百塊錢。

文生：整整三百——

喬蓮娜：亮晃晃的美鈔。

蜜拉：只差一件事。

喬蓮娜：耶，沒錯。

傑西：什麼事？

喬蓮娜：他沒回過頭來跟我們說到哪去找那凱子的地址。或是什麼時

間。他就只把錢給我們，老兄！二話不說掏錢出來。就跟戲裏一樣。所以我們就是想玩也玩不下去。

傑西：詭異！

喬蓮娜：可不是。不過我喜歡錢。至少比摩卡好。

文生：喬蓮娜，妳要願意我可以把妳那換一下。如果妳想要多點咖啡少點巧克力——

傑西：會是誰呢？

喬蓮娜：誰管那麼多？反正子兒到了手。

蜜拉：我們認為是安坎傑羅。

傑西：安坎傑羅·狄坎塔塔？可是為什麼？

喬蓮娜：因為老兄，他想要這沒營養的小角色想得要命，所以在這大街小巷到處去玩真的，好讓他有機會揣摩，懂沒？他怕人家請他走路——就是你剛剛做的。

文生：可是想要到可以丟出三百塊錢，眼睛都不眨一下？

喬蓮娜：有人就是子兒多，老兄。

傑西：我懷疑安坎傑羅會有錢。他要有錢還來演我們這種戲幹什麼？

喬蓮娜：因為他喜歡演戲。

文生：但妳們看不出來他到底是不是安坎傑羅嗎？

蜜拉：看不出來，他套著一大件風衣，一頂不成樣子的軟呢帽直蓋到鼻子，而且當時巷子裏黑得像……像——

喬蓮娜：熊屁股。

蜜拉：謝了，像大火燒過的森林裏一隻冬眠的熊的屁股。

喬蓮娜：文生，後台門外的燈泡你忘了換。這是你的工作吧寶貝？

文生：但再怎麼說，是不是安坎傑羅妳們總認得出來！

喬蓮娜：我怎麼去認？我沒正眼瞧過那醜八怪。沒錯——我沒朝他臉上望過。聲音是他的。

文生：蜜拉妳也沒有？

蜜拉：文生，我才不靠那麼近。像是會很臭的那種人。誰都有可能。

喬蓮娜：就是。說不定是老兄你，瞧你的賣貨郎演得微妙微肖？！（四人大笑。）

傑西：（等笑聲歇了）文生，你知道我怎麼想？我想可能是……

文生：誰？

傑西：你猜不到？

文生：猜不到。你說誰？

傑西：賣貨郎。真正的賣貨郎。

蜜拉：賣貨郎真有其人？

文生：沒錯。我和傑西認識他。

喬蓮娜：（手指啪一聲）乖乖隆地咚！

傑西：因為賣貨郎，他會送錢給窮人。

喬蓮娜：誰是窮人，老兄？我們只是沒錢付下月房租。

（笑起來）是誰要為房租演你的戲？

傑西：我是說，我在他第一場戲這麼描寫過，就是他要把貝利的訂金退回去的時候。

喬蓮娜：不對傑西，我告訴你，一定是安坎傑羅。別人還有誰知道這白痴角色的？戲還沒上演，而且要照這樣下去永遠也上演不了。他在巷子裏上前跟我們開口說：「小姐需要雨傘嗎」——老兄，是安坎傑羅，那傢伙有病，我從沒喜歡過他。老兄，他走火入魔了，在暗巷裏演他戲裏的可憐角色，還平白給人錢。

文生：不然也許是哪個精神失常的讀了我們複試時發的劇本。就像這裏這些。現在他把假戲當真了。可能是來試演貨郎那十幾個人中的一個。

蜜拉：我覺得這很可怕……有人拿拉皮條當演戲……再來呢，也許有人要拿殺人當演戲了。

文生：（發脾氣）而妳們還收了錢！

喬蓮娜：我就是，你管得著！

傑西：哦蜜拉我不認為如此。他要是沒給地址，那就是沒什麼凱子。所以我在想賣貨郎為什麼堅持要付——他最近苦哈哈的，連破盆瓦罐都沒一個。大概連可以讓他種花的花盆都沒有。

文生：可是賣貨郎怎麼會對這場戲知道得這麼清楚？

傑西：呃，文生我跟你說過的：我的故事是從他那來的。他要求我的。

他真實生活的故事。整個都是……台詞什麼的。我的台詞都從他那抄來的。

喬蓮娜：你們在講些個什麼？你們知不知道什麼時間了？——我們得把主戲排過散夥，不然我們彩排又要遲到。

蜜拉：你們知道那會有何後果。

喬蓮娜：文生你準備好了？

傑西：我該走了，他們大概以為——

文生：不成傑西，別——

傑西：——我跌進水坑淹死了。

文生：可是現在不成，傑西，再留十分鐘，看我們排臥房這場——

傑西：等等，文生——

蜜拉：對嘛傑西，留下來！很有趣的：這一場我們需要觀眾，我們研究出該怎麼演才好以來都沒給個腦子清醒的人看過。來嘛，留下來看我們演的對不對。

喬蓮娜：（單刀直入）傑西，你真的有必要。這是你的戲，老兄。要你都不在乎，麥金泰又何必要？或是馬提？

文生：你答應？——拜託！

傑西：（看錶）唔，好吧：只要你們馬上開始、中間都不停。

蜜拉：有沒有餐巾？我下巴沾了些摩卡。

喬蓮娜：拜託，蜜拉！怎麼不用妳的粉餅。

文生：（大為高興，幾乎是孩子氣）好極了！傑西不走！傑西不走了！我把我的臥室佈置得跟戲裏一樣，電話什麼的。走，在左手邊。你們看得到路吧？喬蓮娜，電燈開關在門柱邊，妳開一下？我去拿道具。

（喬蓮娜找到了開關，啪一聲開亮。之後她和傑西穿過橢圓缺口到左前舞台。這場戲的範圍是中前舞台到左前翼。一張床頭几上擺著具電話，另有兩張椅子和一只大手提包。）

喬蓮娜：嘿，真的和我們的佈景一模一樣。我馬上進入情況了。聰明的小孩。

（傑西小心審視室內佈置，坐到地板上。喬蓮娜走到張椅子坐

下，呼吸均勻地放鬆自己。文生走進橢圓缺口來，著裝了一半，手上拿著一支雨傘、一頂呢帽及一本劇本；蜜拉跟著進來。）

文生：O.K.，我們從女皇和美蒂已經在臥室安坐下來開始，我演員利這不用說。好，從這句：「這裏你自己裝潢的？因為有夠遜的。」

喬蓮娜：（頓了一頓；蹣跚地修長勻稱的腿。）這裏你自己裝潢的？因為有夠遜的，老兄。

文生：（手拿劇本）妳們不認為我住在這裏，是不是？妳們不相信我會笨到在自己寓所搞把戲？就連蜥蜴，冷血的爬蟲，也不會在自己吃東西的地方拉屎。

喬蓮娜：冷血蜥蜴：我就說你讓我想到的。

蜜拉：（站在舞台稍後處）也許是隻寵物蜥蜴。只是這裏沒有威士忌。

文生：抱歉小姐，我不喝酒。所以呢，沒的招待。

喬蓮娜：不介意我自己來？

（打開她椅子旁邊的手提包，拿出一瓶一品脫容量的「野火雞」，就著瓶口仰頭就喝；手一抬高她寬鬆的袖子滑下前臂，露出她腕上戴的寬皮帶環，上有點點銀立方突釘。）

文生：請隨意。我該承認我有時會放縱自己一下，但我工作時候不喜歡有酒精來沖昏我腦子。這我不能接受。

喬蓮娜：你工作的時候？我還以為這是玩的時候。

文生：錯了，這是我的工作。

蜜拉：你工作些什麼？

文生：讓妳們銷魂。

喬蓮娜：（一頓）——我叫女皇。你叫什麼？

文生：貝利。那妳呢，親愛的？

蜜拉：美德琳。簡稱美蒂。叫我美蒂。

文生：我叫妳美德琳。

蜜拉：隨便你。

喬蓮娜：（像是受夠了他們兩個）真是美妙時光哦！……

（裝作百無聊賴，自顧自哼起歌來：）

「四月的春雨哦，

帶來滿地花兒

在五月綻放……」

蜜拉：你有沒音響，來點帶勁的音樂？像是一一

文生：恐怕沒有。沒有音樂。

喬蓮娜：那總有些乳酪還是橄欖的吧，就是零食什麼的？

文生：我說過我不在我拉屎的地方吃東西。

喬蓮娜：乖乖。

蜜拉：你管我們的銷魂叫拉屎？

文生：字斟句酌是最沒必要的。現在可不可以讓我們從頭再來過，這次比較落實一點？

喬蓮娜：落實？

文生：沒錯，讓我們單刀直入。我沒整個下午可耗。

蜜拉：你有整整一小時。

文生：正是。之後我得到別處去。很抱歉這麼急急忙忙，我親愛的兩位，只是一一

蜜拉：只是一個小時應該夠了。要辦事的話。

文生：（微微一笑）正是。

蜜拉：我說，我們不是真幹這行的。我們不是——

喬蓮娜：閉上妳的嘴！

文生：我確信妳們所從事乃最可敬重的行業。我也一樣。然驅使我們三人來到此地者，和我們賴以維生的方式無甚相關。因為我們比那些人高出一點，那些我們日復一日在其無趣的舖坊中掙錢餬口的混濁俗物。我們著重在開發我們的力量，意欲將之發揚到那些未能有幸來到這房間的人所永遠無法想見的境地。

（突然掀起喬蓮娜另一只袖子，腕上同樣是只皮帶環。）這些臂環代表什麼，我親愛的？

喬蓮娜：什麼意思，代表？我就是戴著。

文生：是我的錯。謝謝妳，女皇。穿著就是穿著，不該拿來和任何事相比附。它是純粹的感官客體；僅此足矣。那妳看見這些臂環嗎？

——(拿出手銬)——這些也一樣，不代表什麼。妳戴上它，它銬著妳。親愛的，且容我為妳戴上？

喬蓮娜：嘿等等——

文生：可是只有在妳將拘限加以拘限的情況下才能有所等待。妳現在不想如此對吧？妳和我都是自由個體，拘限是在能為自身帶來解放之時為之，諸如執意要扮演某個角色，像是在戲裏，如此方能藉由對肉身的約束強化對自我的管轄掌握。妳知道我的意思。

喬蓮娜：我？

文生：那我覆述一次：我們都希望以某一極其別致的方式看待自己。我們還希望能將此一意象映現於自我覺知的層次。

喬蓮娜：但要是你根本就討厭自己的實際生活——

文生：讓我說完：在無所華麗粉墨的現世中，我所深切自知的本性中所需求的銳烈崢嶸，找不到可以玉成我的卡司。所以我出資尋求妳們的玉成。

喬蓮娜：O.K.，我想你是沒錯。

文生：謝謝妳，女皇。(把地銬上手銬)會有點緊，可是一會就舒服了。

蜜拉：女皇，妳真以為妳該——

文生：怎麼怎麼美德琳，妳得先站到一邊去。我準備要工作時自然會逮住妳，那時我緊握的拳就是妳的臂環，握在妳的小腿，待我先開通妳這位朋友，待我深埋自己，串刺深埋我自己進她的孔竅。

喬蓮娜：(這才一驚自己給花言巧語騙得戴上了手銬)可惡！你真把我弄上了這該死的東西。行，你想怎樣？：我操你……你玩什麼把戲？

文生：啊！妳不喜歡這樣？——為什麼不早說呢？我不要妳不高興。(解開手銬)好啦。妳的不適馬上為妳解決。湖水對妳來說要比我認為的冷一點。

(把手銬放進口袋中。)

讓我對妳稍稍有這麼點失望。

(突然猛力親她的唇。)

也許再等一下？——還是要點別的？

喬蓮娜：(撫著她的手腕)按摩酒精。

文生：(茫然若失，一頓；像是忘了他的台詞；望向劇本中找，沒找到；之後不管那麼多，由喬蓮娜轉向蜜拉，彷彿藉此來掩飾過。)所以現在美德琳，我來瞧瞧妳。妳是我的主人。白皙一如母親的乳汁與明月。妳可有想做什麼？

蜜拉：跳舞。

喬蓮娜：何必呢？我們就要在「血腥三〇年代」跳上一整晚。

文生：(彷彿又忘了台詞)「血腥三〇年代」？

喬蓮娜：沒錯，那裏裝潢簡直酷斃了，每晚跳死一狗票人。這種地方到哪去找？

文生：是啊，到哪去找？那這美妙所在需要訂座嗎，我乳白髮色的美人兒？

蜜拉：沒說非要訂座，只是事先訂做個墓碑也無妨。

文生：(兩人一道笑)啊！這調調就對了，美德琳。

(把劇本放一邊；抓住她的腕。)

——妳可想要在地板上纏綿？

蜜拉：你今天有吸地板？

文生：是妳得把我吸入妳的——

喬蓮娜：——可棄式囊袋！

(嘲諷地哄然大笑。)

天，我多久沒聽過這麼鮮妙的應答了？

文生：(突然粗暴地轉向坐著喝酒的喬蓮娜)臭婊、母狗、賤人、娼妓——妳這張牙舞爪的皇后——戾大唇利的梅毒髒人！這應答可鮮不鮮妙？！

(以他雨傘的曲柄勾住喬蓮娜的頸子。)

妳喜歡聽我罵妳髒話，嘎？——妳就是喜歡，沒錯嘎，賤婊？

(抓著雨傘的手漸往下移，一直到傘尖部份，之後一點一點把傘尖轉開，最後抽出的是把亮晃晃的劍刃。)

妳說話這麼鋒利嘎，和妳的腿一樣，和這把劍一樣！！

蜜拉：嘿，聽我說——

文生：妳給我站著別動，美德琳。

（把明亮的劍刃比向地。）

我想是我們這位女皇，我們母儀天下的皇后，受不了我片刻對她的冷落。妳現在願意戴這個了？

（很快地把喬蓮娜僵住的雙腕銬上。）

還有這裏，拿去，妳的一副。

（把另一副手銬丟給蜜拉。）

自己戴上，快點，就現在，不然妳這位朋友恐怕不會再有張漂亮面孔來等妳照做。

（蜜拉聽命而行。）

乖女孩。妳們都是乖女孩。

喬蓮娜：你這狡猾的狗娘養……

文生：妳手這樣還能從妳的迷魂黃湯瓶裏喝嗎？

喬蓮娜：你——

文生：怎麼了？口不渴了？

喬蓮娜：去給人幹。

文生：這叫鮮妙的應答嗎？妳不會一下就失去了妳尊貴的損人機智能力吧？——還是妳的記憶？記住：這只是個角色，我們是在演戲，不是嗎？——披上別人的身份外衣，好逃避我們自身的無助？這是據有、教化與舒展實效界的唯一途徑……藉以培蘊其……銷魂的可能性……。只有自由之身，完全擺脫其依賴性的演員能體驗到此一最珍貴、最禁忌的存在。

蜜拉：我在看時間。——你這裏可有時鐘……哪邊有？

文生：（以劍尖在喬蓮娜的衣袖及肩膀劃出小開口）瞧，我先傷害妳，女皇，我的女皇，我的奴隸女皇，然後我撫摸妳，

（以他昂貴呢帽上所取下的飾帶拭著她的傷口，之後再以飾帶撫觸她的手臂。）

然後我再傷害妳，再一次撫摸妳……肉體就如在一個——沒錯——沁冷的湖泊暢游長泳之後般地刺顫。所以妳瞧，是不是你待得

愈久就覺得愈有道理？

妳喜歡這樣的作愛，對吧？

喬蓮娜：才不，我討厭這樣！我討厭這樣穿著衣服大談特談。來嘛，把這手銬解開，讓我們把衣服脫掉。我喜歡看男人光著身子，他的肩膀、小肚、體形、大腿，全身上下。

文生：妳很聰明，嘎？非常聰明。只是誰能不穿戲服演戲呢？

喬蓮娜：你是不行，你這混球，你全身上下都裹著戲服！

文生：（以他的皮帶把喬蓮娜綁在椅上）錯了，我就是我和我的角色。我一向都有兩個。所以我才需要妳們兩個。兩個很不一樣的美女。妳們以為我對我的工作太投入，以致於我變成了這個角色，完全迷失於其中。才不是這樣。我隨時都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一個是陷於桎梏的高頭大馬黑髮人兒，另一個是抽象的粉白頭髮精靈，若有似無地漂游著：我和活化的我。任何型態的活化，只要有所用動，都不再是未經玷污的自我。而我喜歡自己。未經玷污的自我只是一個個的角色，尚未為所搬演。因此，我不會玷污妳們兩個。

喬蓮娜：那你要幹什麼？

文生：我要讓妳們身首異處。

喬蓮娜：（尖叫）哦，上帝！上帝！上帝！！

蜜拉：救命！救命啊！誰來——！

（文生很快撕下喬蓮娜一片沾了血的衣袖，封住她的嘴。接著他衝向嚇得在哭的蜜拉，把她拉到另一張椅子。）

文生：妳以前沒見過這個嗎，我的小精靈：是妳的椅子，上面有妳的皮帶扣嘎？注意力不是很好嘎妳？

蜜拉：貝利，貝利，聽我說，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住手，等等——

文生：這樣我才能把這一切寫下來，親愛的美德琳。（文生把椅子往前踢到和喬蓮娜的椅子齊平，再把蜜拉一推進椅子。）

蜜拉：（歇斯底里）你在說些什麼鬼？！

文生：說我寫下來？不然我要怎麼對自己一生交代？

蜜拉：我不明白！

文生：（以粗暴熟練的動作將蜜拉縛在椅上）妳不明白什麼？——我的希望對自己一生有所交代？現在妳嘮叨夠了，妳安靜吧——

（以他呢帽上扯下的飾帶封住蜜拉的嘴。）

因為我要對妳們兩個解釋些事情。我有個交易來的東西，我把它放在廚房，靠窗口，我就拿來……

（文生一溜煙穿過橢圓缺口到廚房去，兩個女孩試圖掙脫綁縛，瞪大眼睛望著彼此。他帶著一盆高兩英尺半的蛇草回來，將之置於他稍拉向舞台前來的床頭几上，讓兩個女孩能清楚看到它。這盆蛇草正開著花，漂亮筆直一挺莖幹上開著數朵白花。文生此時整個人變得激動不能自抑，說話如連珠砲滔滔不絕，迥異此前之表現。）

文生：瞧這個：蛇草——虎尾蘭屬——也稱千歲蘭、岳母舌、幸運草，以及豹百合。（註2）這許多名字，因為它一度到處可見。誰小時候沒在祖母家看過它？

這我從賣貨郎那裏買的——沒錯，妳們認識他，幫妳們拉皮條的：只是他也種花草，還種想法——把正合我條件的妳們買來這裏的捐客。我多幸運，幸運草——說它幸運因為它耐得過天冷、很少澆水、閒置到我們最不注意的底層角落。就和我一樣。

我小時候我們有個女傭，從河口三角洲來的個法國裔，一次她在洗廚房窗戶，燦爛的陽光照進來，窗口就擺著盆千歲蘭。她尖叫：「看，大家快看！——千歲蘭開花了！」她抱著瓣邊透著粉紅的白色花兒跑出我家，尖聲把街坊鄰居全叫出來，三姑六婆一個不漏，邊哭邊告謝神恩，因為祂揀選了他們：只因法國裔相信千歲蘭一百年才開一次花，而見到並讚頌其開花的人將領受到它的力量，莫之能禦的力量……。

他們還叫它作劍草……因為這些葉刃就像一把把的劍。

所以呢，這就是我要給妳們看的。就是今天一大早，我進廚房去要泡我的摩卡，我才看到它——突然它就盛放了，完全沒人看見，在黑暗中，就這麼開花了，就這麼著——如此怒放，就那樣子，就像這一樣！他們說它開花很短，瞬間即逝，轟轟烈烈一現

即沒，不到今晚就要幕落花空。妳們兩個也一樣。

（兩個女孩在椅中掙扎。）

都是妳們，妳們無意義的蠢動擾亂了我的思緒：因為這花是我一生命之所繫的表徵：我要從卑微無名蛻變而出的鼓舞我心之突如其來鑑證——我終於要取得主控，為求一個安心而戰，把這一切寫下來。這裏就是此一成就所需的工具：一把劍——藏在把假雨傘中，我相信和賣貨郎那把雨傘完全一樣，那法國裔的反種。噢，我一向好奇他那雨傘有何玄機，因為他下雨也從不把傘打開。直到昨晚我在一家道具店發現了這個——沒錯，一家戲劇道具店，一把看來又舊又破的雨傘，傘柄有著奇特的古意盎然雕花——我為這而迷惑了：這就是那捐客、種花人和皮條客所從不離身的了？為什麼呢？什麼道理？很自然的，我想起了你們劇中的那雨傘。所以我明白了。一定是這樣。就這樣賣貨郎的雨傘和花草教導我知道了妳們的出現。讓我恍然覺知我此刻所能做的。就是要寫下我自己的戲……

再見了，短暫的花期，我粉紅瓣邊的如花另半人兒，你的話誠然不虛，現身而為百年一見的奇花，在同一個下午一道殞逝！

（步上前去把劍舉到兩個女孩脖子的高度，彷彿就要一刀劃過，把她們的喉嚨同時割開，讓其身首異處。）

傑西：（按捺不住地一躍而出）等一下，我能不能——噢文生，很抱歉打斷你——我能不能看一下？

文生：文生？

傑西：沒錯，我想的果然沒錯！這株花是真的。這是盆真的在開花的劍草！

文生：真的？

傑西：文生，這你從哪來的？我們劇中那盆是塑膠的。老天！——是真的。

文生：當然：真的、真的。

傑西：這真是奇蹟。我坐在地上瞪著它看，想說不對我想不可能，我自從童年以來就沒見過這再發生。自從——對，法國裔女傭那件事

以後。——她是我的保姆……真實生活中。我變得歇斯底里……

住我家的保姆……很嬌小，又……

(一頓。兩個男人瞪著彼此。文生彷彿一片茫然，蒼然若失，接著一下勃然大怒。)

文生：當然是真的！——它是個徵兆：——不然你以為我的戲——你的戲是怎麼著？這是天啟，我的天啟：我就是貝利！

傑西：(一頓)你在說些什麼？

文生：回去坐下，傑西，讓我把事做完，你真要命，把我注意力都打散了。——我沒事！

傑西：我只是想看看這盆——喔，該死！該死！有片刻我以為……去，我搞混了。抱歉。

文生：搞混什麼？

傑西：沒有，我是說文生，我剛以為你要——我是說，該死，表演的力量，真是——……——我還以為喬蓮娜的血是真的。

文生：本來就是。我們就是這麼來的。小傷口——皮肉之傷，她根本沒感覺。

傑西：她……——這盆花沒擺錯地方嗎？

文生：沒有，我調整過的：擺得靠近她們效果比較好。

傑西：我不要這樣擺。我指定是要——

文生：她們看到面前是——

傑西：劇本是我寫的！

文生：好吧好吧；我把它往後移到你要——

傑西：用兩手搬，不然會傾倒。我來拿劍。我說用兩手。給我，我來拿。

文生：(讓傑西把劍拿去；把桌子朝舞台後搬一英尺。)能不能還給我？

傑西：(拿著劍不還；走向舞台左前方。)傑西，呃，文生，我不要你演貝利。你是賣貨郎的替補——

文生：可是——

傑西：我會把貨郎給你演——相信我——我一定會！

文生：可是我要你讓我主演！我演最適合——噢，該死，你剛看到了正是他本人！真正的貝利。

傑西：(一頓)你以為貝利真有其人？

文生：管他的：他就是這麼演！

傑西：狗屁，先生。這他媽的誰寫的？

文生：什麼地方有問題？

傑西：我真得講明白嗎？他的性格特徵，台詞上的出入。文生，我知道你把這戲唸的滾瓜爛熟，我也喜歡你。劇作家能看到個陌生人把他的作品照單全收，還——呃，就像來了趟自我探索之旅，實在很不可思議。但為了得到個角色，不惜把現實扭曲——

文生：好，他不是真有其人。那你覺得哪邊不對？

傑西：別的不說，你自己發明的那些台詞。

文生：哪有？我劇本都能倒著背。

傑西：貝利早上在泡的不是摩卡，是咖啡。

文生：不是咖——我說的是——？

傑西：沒錯，你說摩卡。

文生：呃這——有意思——我把自己搞混——

傑西：把自己的事和我的東西搞混。不是貝利，不是貝利的事，你懂沒有？是我的東西。貝利是我所要的，我寫什麼他就做什麼。——我能讓兩位小姐喘口氣？沒道理你我在講，她們還這樣子——(隨手拿掉封住她們嘴的物事；但當他還想以很不經意的姿態為她們鬆綁，文生阻止了他。)

喬蓮娜：謝了傑西！——你說我根本沒感覺是啥意思？我現在有感覺得要命！你應該只是輕輕的——

文生：閉嘴！——還有什麼？

傑西：貝利這盆花不是買的。它是貨郎不經意送的一份不幸禮物。他喜歡送人東西：錢啦、毒品、免費春宵——

文生：可是我真是從賣貨郎那買的！這樣我才有機會和他交談，我計畫好的，就近觀察他，我好整以暇，看他怎麼作買賣。

傑西：我說我才不管你和賣貨郎幹什麼。這和我的戲有什麼關係？——我再告訴你你演出哪邊不對：你一直擅加入一些什麼「他們的」、「妳們的」，不僅讓我原來所寫的這個可說是概念化的人物變得人性化，讓這一場戲內蘊的衝突盡失，而且讓你思緒不能連貫，導致你在四個地方很明顯差點就忘詞。

蜜拉：文生，這是真的。我費了好番力氣替你掩飾，讓我演的美蒂一直都不順。因為我幾乎接不上你的詞，你的詞來得實在有夠奇怪。

喬蓮娜：呷，我也應付了好些。

蜜拉：妳的還容易些。

喬蓮娜：哪裏容易？

傑西：（壓下她們）噓。（一頓）——還有文生，你對我說謊。有關你的廚房窗戶。你說它給個大通氣管擋住，連外面有沒下雨都看不到。若是這樣窗戶根本進不來陽光，更別說劍草要開花所需要的燦爛直射陽光。

文生，你為什麼對我說謊？

文生：（長長的一頓）我不能讓你發現所發生的事。這盆花的事。我本來不曉得你今天會來。因為你會知道花開的意義：——也就是我今天早上蒙天揀選，就如貝利一樣要成就他所做過的事。

傑西：所以你今天計畫要一個人見喬蓮娜和蜜拉。

我半路冒出來。

你本來就要殺她們。

文生：（天真狀）這還用說。

喬蓮娜：（驀然擺動她的椅子）我操你媽的！

文生：接住！

（把喬蓮娜的酒瓶拋向傑西，傑西反射動作下鬆開手中的劍接住了瓶子，文生一把拾起劍。）

喬蓮娜：傑西！把我們弄出椅子，快——

文生：最好不要，我是傑西的話就不會這麼做。他不會的小姐們，我們大夥都別動。

蜜拉：噢文生拜託，你搞混了，你——

喬蓮娜：搞混個屁，你臭搞怪的賤種！這叫什麼，演戲？你現在在幹些什麼？！你他媽的瘋了——啥原因你知道？——因為你根本演不了戲——在觀眾前面演不了戲！我看過你，老兄，十幾次了，我知道差在哪——你只能在鏡子前面——一個人，一整個晚上，演這整齣臭戲，演每一個角色，自己一個又一個演，自己一個人幹，你這手淫的賤蟲！！

文生：（轉身向喬蓮娜，按捺一輩子的怨氣整個爆發）妳這灘軟趴趴的臭狗屎——！！

傑西：還有那兩傘！文生聽著！我設計是把道具兩傘，貝利用的是舞台道具——所以貝利拿的不是真的劍——

文生：哈！瞧，這就是你搞錯了傑西，因為貝利相信貨郎的兩傘是把真劍，是你寫的他在戲中這麼認為，所以他才買了把這樣的兩傘——我呢也是這麼認為——所以我的兩傘也是這樣！貝利的正是這樣！

（重把兩個女孩的嘴封住。）

瞧、瞧，傑西，你在這出了岔！你自己搞混了，真聰明。你該順著我就對了，因為你一來我就告訴你，我知道我的戲比你知道的好太多，我不會像你在做的把這戲搞砸，搞砸到讓它變成劇院有史以來最精采的大放砲——絕不！我絕不讓你把我弄得這樣一敗塗地！你以為你是誰？我是貝利、是作者、是凶手！

傑西：老兄，我這戲是從報上來的，身首異處的兩個流鶯，那樁在這附近發生的殺人懸案，這他媽的跟你有什麼關係？什麼該死的貝利、女皇和美蒂都是我捏造的，好來和報上寫的案情兜攏。這都不是真的。

（文生向女孩們逼進，整個人跡近瘋狂，劍比向她們的喉嚨。）

文生！！這都是虛構！

文生：開花的奇蹟是虛構嗎？！瞧瞧這個——如果沒有這個，那我也不會在這，這事也不會發生——

傑西：貝利！貝利！！

（文生頓住，劍刃停在半空。）

貝利，你沒有殺那兩個女孩——因為沒有貝利這個人。他是捏造的。我捏造他因為……

我殺了她們。

(很長的一頓。文生把劍垂下。他顫抖得很厲害，眼淚奪眶而出，就像個無助抽泣的小孩深深一口氣回不過來。之後，哽咽地：)

文生：傑西，我不要你為殺人而死。

你不曉得戲一旦開演，他們就會知道了？我不要別人知道。

我愛你，老兄——你有何等的頭腦，何等才華。我只是想要有你的東西——你的力量——只因這樣子，我才能做你的替補。去坐牢，甚至給判死刑，你都值得。

反正除了你所體驗到的，以及我經由你所能體驗到那怕只有一個鐘頭，還有些什麼？

傑西：沒有人猜得到的。沒有任何必然關聯。我現在可以替喬蓮娜和蜜拉鬆綁了？

文生：(頭低低的身子拄著劍) 不，不，不可以。他們一定猜得到。你為什麼不能理智點？我好累。

傑西：那我們可不可以去一下隔壁房間？她們會乖乖的。

(傑西一隻手搭上文生肩膀，誘導著他到起居室去。他們離去後舞台前的臥室燈光緩緩地漸暗至全關。)

文生：(溫馴地) 如果我只能在沒有人的情況下才能演戲，那我以賣貨郎姿態在巷子裏叫住她們的時候怎麼會那麼逼真？傑西，我唬住了她們，她們兩個，不是嗎？……這叫演戲。

傑西：別再想了。

文生：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不是嗎？

傑西：(和文生分開，走到鏡子前凝視著自己) 你早知道了？

文生：沒錯，我腦海某處知道。有時候我知道。有時是早上，泡摩卡時，有時是晚上，在鏡子旁的片刻，我知道你謀殺了，呃，那兩個流鶯。兩個客串流鶯的女演員。以前就有齣戲講這個的，不是嗎？我是說，不是你寫的那齣？

傑西：沒錯，是有。我七年前在碼頭那邊一間倉庫裏看過。當然，是排演而已，這戲沒能上演，是我幾個朋友和製作群有所關聯。那是齣重見天日的戲，寫成於三〇年代，取材自當時的一件雙屍命案。後來我到外面，找到了賣貨郎——應該說是他來找到我。對，是他來找到我。從紐奧良來的這麼個法國裔。之後呢，我要他幫我找兩個落翅仔——……呢，再來事情就不用說了。反正呢，沒人記得這件事。

文生：大都市，幾件謀殺案，上報兩三天，然後誰也不記得。我也是，看過也就忘，可是有時又會想起，三不五時的，當我在控制室裏看彩排。然後，看到你，事情就整個明朗了。

傑西：那你沒想到要報警？

文生：(抓著劍，意味深長地) 你太不愛惜自己了。——現在讓我把話講——

傑西：你要是動了我們的女演員，你就沒辦法上台了。

文生：我從沒想要過。這戲上不了的。我只要你讓我扮演解救你的角色，在這裏。這樣我就會有一——成就感。你知道我不在觀眾面前演戲的。

傑西：成就感？什麼成就感？讓這暴行垂諸久遠的成就感？

文生：不是我，是你讓它垂諸久遠，你讓這……這……

傑西：別怕，說出來，說啊文生——說出來：這「無助渺小」。……因為你的犧牲將無濟於事。你以為替補我是一股可以救我的力量。錯了。這只會是給我的一個掩飾，就像粧扮一樣。而你以為這股力量的粧扮可以讓你具備救人者的色彩。錯了：你這番試煉過去，我仍然會像現在一樣無助渺小——仍然只是個作家，只是個——只是個沒能上權力場呼風喚雨的替補。

文生：(莫名地抓狂) 所以我的角色才不是什麼粧扮，而是我造化的忠實重現。我的造化現在就在臥房裏等著我！

傑西：(露出詭譎笑容) 而我本來還以為我麻煩大了！你讓我以為賣貨郎在幕後要脅我！

文生：你在笑我？！——你覺得我好笑。你打斷我的演出？質疑我，一

片苦心的我為原創力所作的犧牲？——你謀殺了兩個演流鶯的，只為了要在打字機上把這打出來——如今你却想阻止我做件真正的事？！

傑西：（一頓。之後柔聲：）真正的事？我坐在那裏看，看那血腥的故事，那幻夢般的作為，讓我坐立不安。我渴望知道那不真實的安心，貝利與這人世的休兵，是怎樣的感覺。所以我藉由消耗一股虛構之力來一試究竟，那角色以謀殺行兇所展現之力。只是沒有真人可以成為貝利：因為他不是真的。而我的休兵，終竟也是場幻夢。

文生：（舉步向前）傑西，別阻止我走進臥室！你的渴望為虛構所主導——可是我在那房間有那盆怒放的花和我的犧牲者——真正的花：你是不是忘了，一下舞台腦子就糊塗，要來阻止我在這世間對任何人唯一有用之處？

傑西：貝利一角是你的了！！——再沒人能演得比你更逼真。

你可以告訴全世界傑西做了什麼事。

文生：絕不！我要殺了那兩個女的。

傑西：不行！不行，彩排再半小時就開始：讓我先打個電話，拜託，麥金泰在等，我會告訴他你來演貝利——我有信心你可以演，在舞台上！——你就可以救了那兩個女的，她們是無辜的。我會找管服裝的女孩，她會替你量身，你就要一舉——

文生：不要！我害怕！！這角色我演不來，因為——因為我沒有——我必須先真的做它！

傑西：我知道你可能——我知道你會——可是不是這——不是這個下午，文生。整齣戲這麼一耽擱可能會被撤下，我走時他們就在講這個，他們現在可能正這麼做，或是已經做了——讓我們把他們擋回去，或是讓他們回心轉意，把事情挽救回來，文生拜託，我們這三十分鐘一點浪費不得！——快，把劍給我，你現在不需要，讓我打電話回辦公室——

（傑西把文生手中的劍搶過，一跳穿過橢圓缺口跑進未亮燈的臥室。文生在起居室手足無措，沒了武器也沒了主意。他摸索桌上

擺的杯子，轉過身，望向廚房，皺眉，望向鏡子。他走向鏡子，半途看到傑西的帽子外套，邊走邊將之穿戴上。）

文生：傑西你還不知道，我就是你，我就是你！反正你七年來又是誰呢？——甚至不是你那時在倉庫所看的演出中的凶手。而我呢？——噢，我呢？

哈囉，文生。是我，傑西。

聽著文生，你不能演我所寫的任何角色；但不是因為你在全場觀眾面前演不出戲。我知道你可以。所以這不是我的理由：理由只是因為沒人可以是這些人物。因為他們是我：這你不懂嗎文生，你對人生這麼沒了解嗎？我就是戲中每個人物，作家就是這樣，就是他作品中的眾生。他們完全在我掌控下，命令他們進出房間，叫他們犯下謀殺、要他們死就死、去就去，我怎麼想到就在打字機上怎麼敲。你就是為這個恨我對吧，文生？但權力就是這樣，文生，這是唯一值得擁有的權力，你永遠體驗不到這個，永遠不知道我指掌間操生殺大權的感覺。你在後面控制室的時候就該放棄的，在後面燈光室乖乖待著，賤蟲。

（自鏡邊衣鉤取下賣貨郎的帽子，把傑西的帽子換下。）

哈囉，你。我知道你會來的。這個，我只要靠窗邊坐下等，你就會自己找上門。我是誰？你知道紐奧良外那些個島？那裏又熱又潮，老兄，他們種的都成了弓弦麻，操，它就這麼冒出來，硬得像鐵絲，拼死要長一大片。沒幾個人有它那個種，要有的話你看他們神氣就知道——因為人若是失意會眼清目明、曬一身黑、全身像有白色光圈嗎？才怪，不會，這種人會樂於接受挑戰，掐下突然冒出的花，用它的鋼鐵葉刃作海盜對決！要是沒太多人擠一堆的話我可以把他們挑出來，所以我喜歡就三兩個哥兒，這樣我一下就知道誰有這神氣。沒錯，島上就這麼個光景：他們只要一找到開花的整個人都亮起來。我下次可以把花草給你帶來，只要你三百個子兒。想想它是內地最稀有的品種而且就要開花，你這交易划算得緊：因為我把粉味給你準備好了，你需要有些什麼真正別開生面的來叫她們開開眼界。我說，這太陽像是要露臉了——

—注意著點。

(把兩頂帽子和外套貫到地上。)

嗨傑西，拜託！看我演員利。你不再需要他了，你描述完他、活完他了，讓他走。我是你的替補，我會進入這個主角角色，既然你認為他就是你。可是傑西你其實知道原因的，對吧？因為我發現你一直在寫的是我，而不是你。可注意到我住的地方，怎麼裝潢的，這整個都是三〇年代？和我素未謀面？有何不可？我和賣貨郎又碰過面嗎？——而他知道我——知道我去找他為是什麼東西！你要是讓我負責的話你的戲會叫你魂飛魄散——因為我會負責讓它重現你的本意——也就是：歷來唯一——齣以性命演出的戲！

(戴上貝利的白手套)

來、來，親愛的，我們得儘速行事——希望呢，既然我們一舉一動都完全設定好的。而這番粉墨登場將為我們生命的餘燼煽起存在的森林大火；只管拼命的煽……要不這樣，要不就會是太陽四射的光芒：一莖怒放的白花，傷疤般的竊語暗示沁紅在原本要萎謝的瓣緣，就和妳們的膚肉之傷一般……然這只能是在某人軀體上出現些無以癒合的傷創犧牲之際，妳們方能有所片時之拯救。——只是親愛的，我不認為此事就要在此地發生，妳們以為呢？

(把手套扔掉，既喜且怒)

——傑西，誰說我不是你？！你剛可看到了？我就是你！百分之百！你要連自己都認不出來，那就浪費了整整一個下午。你這等機巧、這等聰慧的花樣百出藝術家，却浪費了一個星期一下午，你最後的一個下午。

沒錯，傑西，你最後的下午。因為我現在知道沒辦法和你講理。所以我若要頂替你，我若要頂替自己，成為我所扮演、所爭取到、所比你還要來得強的你，那麼，我想你就是不能再存在了。因為你不恥自己與自己的作為，把那認為是不真實的一場失敗。可是不這麼認為。

(傑西重回起居室，手持著劍。他疲累而頹沮，步伐拖沓沉

重。)

傑西：文生，你準備要上路沒？我打了電話，他們在等我們。太陽都快下山了。我是說今天要是出太陽，差不多都已下山了。

只是今天沒太陽，可不是？

文生：太陽一直都在的。只是它與你絕緣。

傑西：與我絕緣？

文生：當然。現在呢，我能把劍拿回來好完成我的——

傑西：我們帶著上路——到戲院去——像這麼個玩藝不應該放著——

文生：——不用！！哦，傑西——

(把劍奪過來)

誰想得到三條人命擋在我和你的心靈間？！

(傑西上前欲奪回武器，但文生把他踢轉過身，一劍朝他的背砍下：劍下鮮血湧進，濺到文生臉上與襯衫。傑西慘叫一聲踉蹌幾步向前，扶到裏面一片漆黑的臥室門框。他痛苦地低語：)

傑西：文生，我的戲擋在你和我的心靈間……因為……你沒有真的懂……不然你會知道……太陽並未與我絕緣。而且……我會救你……

(傑西靠在門的左側柱，伸手撥亮了燈，之後倚著門柱慢慢滑到地上，奄奄一息。臥室的燈大亮，蜜拉和喬蓮娜仍被綁在椅上，兩人脖子給大大切開，滿是鮮血的頭往後仰。)

傑西：我已經救了你。

—劇終—

演出按語

文生依舞台指示「像是忘了台詞」(在他所飾演的貝利與喬蓮娜的女皇及蜜拉的美德琳演對手戲的場景中)之時，實有多重涵意。當是之時，觀眾應對實際到底怎麼回事感到不確定。是傑西劇本(文生當時手上所持)中的貝利忘了他的詞？還是飾演貝利的文生忘了貝利的詞？或是實際在演文生的演員忘了詞？——也就是說他真的是在折磨飾演喬蓮娜的女演員，而事情還會變得更糟？喬蓮娜的反應應當包容上述三種可能，並隨順而發展。再次強調的是，這場戲並非意在讓觀眾清楚感到上述的第三種可能正在進行中，因為如此一來劇院中可能且應該要有人跳上舞

台阻止飾演文生的演員；毋寧這場戲是要打破儀式中旁觀者與演出者之間（以買票入場）所建立起的契約關係，從而令觀眾無法辨知儀式與現實間的分際，讓其處於人在失却基本認知力之際所將體驗到的難耐之焦慮或精神危機感中，即使只有片刻時間。唯有在此一時點上做到此並時而出的三重劇力效果，此戲目的方始達成。

譯 注

- ① 古柯鹼(cocaine)英文俚稱coke，此處依字面直譯為「可樂」。
- ② 這裏所指的是虎尾蘭屬(Sansevieria)的一種觀景植物，中文稱為虎尾蘭、千歲蘭、豹百合、弓弦麻等，其葉硬挺如劍，上具斑點或條紋，英文中俗名為sword plant、mother-in-law's tongue、snake plant、lucky plant等。此處為保留原作者所運用之字面意象，不得不直譯為「劍草」、「岳母舌」、「蛇草」、「幸運草」，實則中文並無此等說法。

注

coke 古柯鹼
Sansevieria 虎尾蘭屬
mother-in-law's tongue 岳母舌
snake plant 蛇草
lucky plant 幸運草

正視聽：

1994年對滑稽劇場的回顧

戴為容作

(Ronald Tavel)

奚修君譯

我發展出了一種我自己稱做「滑稽劇」(Theatre of the Ridiculous)的戲劇風格，目的是要將失望沮喪的主題視為道德連鎖(ethical xus)來探討，並表達人對等待所持的病態的、神經性的恐懼。滑稽這個名稱，也將我其它一些處理驚惶意象的戲劇做了分類，這些劇描的，是人在遭受真實的，或假想的遺棄後產生的驚惶失措——舉例來，就像一個小孩在大型百貨公司中迷了路會有的那種反應。

滑稽劇因此並不侷限於通俗的對白，也不一定和偏執的、低俗的題有關(比如描寫墮落者的放浪形骸)。相反地它的題材其實是相當肅的，因此滑稽劇其實意義重大。換言之，如果沮喪、等待、驚惶有不僅是靠誇大的情節和對白來鋪陳構造，而是藉角色本身或角色的名來使角色的本性更鮮活，並且不斷地改寫——滑稽劇應該是持續不斷修正——那麼滑稽劇的演出便必定涵蓋了自我指涉、突兀的結束、折的緊湊感，或許還加上一種持久却又即席、專注的實驗精神。

「滑稽劇」這個名字，出現在我劇本公開演出之前，甚至在我的電影腳本被拍成電影之前。它像是個只有意符而無意指的主體。事實上，它可以被比喻成「一艘」尋找名字，向綺色佳(Ithaca)航行多年的船，船上還帶著一堆介紹沿途小島的旅遊手冊。

©Copyright, USA 1994

The reprinting of this material in translation or English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without full authorization. Address all inquiries to Helen Merrill, LTD, 435 West 23rd Street, Suite 1-A, New York, NY 10011, U.S.A. (212-691-5326).

唸大學的時候，有一天我去聽一堂荒謬劇(Theatre of the Absurd)的課，當時我盯著那個灰燼色的四邊形方框，心裡想：「接下來會是什麼呢？」我的意思是，「在荒謬劇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戲劇呢？——難道是滑稽劇嗎？」換句話說，你能將這種戲劇型式(像操縱推土機似的)推到怎樣的極致呢？這樣的發展，將使(自希臘以降)的劇場「陡降」到什麼樣的境地呢？會不會有磐石般的底限？誰又真的在乎呢？

就像我們好作怪的潛意識裡，總想捉弄女店員為我們疲於奔命一樣，滑稽劇這個意符(signifier)，也耗弱了不少意指(signifieds)。但就如我再三強調的，這正是滑稽劇表現的一種方式。舉個最好的例子，《大猩猩皇后》^①這齣劇的標題是出自我那被一個熟人^②惹火了的弟弟。很明顯地，這個標題勢必得有劇本內容才能發展成一齣戲。當然，為不存在或尚未完成的作品命名的傳統由來已久，而且這樣的命名，在未來的某一天，還真能造就一些作品完成。比如說在好萊塢，依照標準的製作流程，製片場內的智囊團必須儲存一些他們認為能為B級影片帶來票房保證的電影名稱。只要在管理不當、進度延遲及外行主事者刁難的情況下，電影公司便撥下一筆不合理的預算並訂下六週的期限給簽約的編導，要他們就指定好的片名拍出一部影片來。所以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好萊塢的經典片，如《豹人的咀咒》，《白蠻》^③，《蘇丹》和《泰山大歷險》^④等等，用以招徠觀眾的片名和影片的實質內涵一點關係也沒有。這種突發奇想式的武斷命名過程給了我靈感，而我參與編導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電影，幾乎也全都是這樣產生的(為了避免進度落後，這種生產線般的製作過程是必需的)。這種製作程序除了有挑戰性又有吸引力之外，它其實也是有其淵源的。亞當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正是為伊甸園中的動物命名嗎？他不正是在延續上帝的作法嗎？上帝說：要有光，(接著)世界便有了光。

然而滑稽劇這種風格在初見曙光之際，也曾經歷成為眾矢之的的黑暗時期，但我在八年後才恍然大悟。部分的原因是直到1970年之前(或1970年左右，因為我認為在那個時期才開始有人注意這個問題)，

我並沒把這一類諷刺性的戲劇和風格當成一回事，更沒把我寫的電影或舞台劇本放在眼裡。我從前一直想當個作家——但却是寫詩或寫小說的那種。在那個時候，有誰會把自己替電影或劇場寫劇本的朋友稱作「作家」呢？^⑤

我在其它地方曾提過^⑥學生時代時，一位頑固的教授曾強迫我寫了一齣聖誕節劇。這齣戲完成並演出之後，受到這位教授的強力抨擊，因為劇中對該劇的產生，也就是他威權式的命令，有著自發自主性的批評。這位教授刻意地大加撻伐這齣戲的風格，因為如此一來，他便可以避免討論到這個戲的主題（也就是他自己）。換句話說呢，在我充分表現了滑稽劇之後，就遇到了極大的反對聲浪和嚴厲譴責。我因此不再做類似的嚐試，但是到了1962年，有件事發生了：

當時我正在寫一本小說^⑦，每當我想放鬆休息時，便會到隆諾·凱尼（Ronald Kutny）^⑧的公寓裡和朋友們聚一聚（我先前曾住在這個地方）。但是我有幾乎每天都寫作的習慣，沒事的時候，還是忍不住會玩玩他的打字機，打一些所謂電影劇本裡的「螺旋」（spirals，也就是靠主題或完整的動作串連的橋段）。為了逃避寫小說的悲劇性壓迫，這些東西通常都十分幽默。那時地下電影十分流行，我也常在電視上看到重播的《泰山》電影，這些我都加進了寫著玩的劇本中。我當然不太記得泰山影集的情節公式，寫出來的東西當然也是冗長又沒辦法翻拍成影片的劇本。每當我寫得累了，其它在場的朋友，只要願意的，便會坐過來半開玩笑地接著我寫的部分繼續再寫下去。但是大半的時候接在我後面寫的人常常不能連續情節的發展，因此螺旋的敘述技巧是必要的。最後我們寫出一本厚厚的劇作，而且風格也不一致，我只好動手將整個劇本修改重寫，但是儘可能地保留別人的創作。完成後劇本中不但有一堆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反派角色（antagonists），還出現了十六個泰山，十二個珍，四個波艾（Boy），好幾個奇塔（Cheetah），而且個個都有迥異的性格，但是在不同的場景中，有著不同性格的角色倒也能安之若素。劇本有了雛形後，在專演十六釐米影片的演員喬·馬克曼（Joel Markman）的堅持下，一九六四年，我開始在每週一晚上，將劇本一個螺旋一個螺旋地唸給在地下鐵咖啡店（Café Le Metro）裡舉行公開

詩詞朗誦會的朋友們聽。聽了許多沈悶又複雜的詩之後，我的劇本給大家帶來了不少笑聲和嬉鬧。我的這個節目被稱作《影片泰山》（“Tarzan of the Flicks”），節目結束後，朋友們還會鬧著要我朗誦一大堆有趣的笑鬧詩。

這部滑稽劇《影片泰山》，一直沒被拍成電影，但是却被節錄了一些片段登在《黑名單雜誌》（*Blacklist Magazine*）上。因為這樣的緣故，促成了這個劇本在1965年12月，於高達學院（Goddard College, Plainfield, Vermont）被製作成舞台劇上演，所有的學生皆參與演出。據當時在高達學院唸書的大衛·馬梅（David Mamet）說，在《影片泰山》裡的演出，還是他劇場經歷中的處女秀。照此說來，馬梅在那時便有了滑稽劇的經驗，可以算是開路先鋒，而這個稱號可不像其它人的一樣，是隨便取的。

* * *

我參與製作的電影都是先有分鏡草稿才有劇本的。這是一件常被以訛傳訛的事實。尤其是電影史家們，常常堅稱被沃荷採用的劇情腳本，都是我在認識沃荷之前就寫好的。

在1964年11月間，安迪·沃荷來到地下鐵咖啡，為他的下一部有聲電影找一些配音員。詩人馬蘭加（Gerard Malanga）當時是他的左右手，向他強力推薦一定要聽聽我的聲音。在我的「表演」之後，安迪便邀我為他的十六釐米，有關珍哈露（Jean Harlow, 1911-1937）的影片配樂唸一點東西。那時珍哈露是媒體市場的寵兒，有許多人在拍她的傳記電影。「你唸什麼東西都行。」安迪對我說；像是我的詩啦、小說啦、或甚至電話簿。「我知道你可以把任何東西讀得聽起來很有趣，但是這一次試著別這麼做。」

我對《娼妓》這部電影^⑨的唯一貢獻，僅僅是在英籍詩人芬賴（Harry Fainlight）及其朋友，也是工場經理，林尼（Billy Linich）兩人的協助下，帶頭做了一段即席的胡扯瞎聊。在1965年1月間，安迪有個工作伙伴叫菲利·費根（Philip Fagan）的，在片場裡雖然特別得人緣，却只和我和得來。為了擺脫其它的合作伙伴，他便慫恿安迪聘我為編劇——製作一些由他一人主演、沃荷主導的片子。很自然的，第一個

劇情場景便是「試鏡」（在影史記錄上通常稱這部片子《試鏡第一集》或《菲利的試鏡》）。我坐在鏡頭後方，負責執行整個演出過程，將菲利的試鏡會一刀不剪地完全錄下來。可惜的是，菲利面對冷漠地轉動的攝影機，變得越來越退縮，整整六十六分鐘裡，鏡頭一直不動地對著他特寫，而他也愈來愈沒辦法作出什麼反應，菲利的表演我們認為十分失敗。「我們還要再拍一部有關試鏡的電影，」沃荷評估道，「而且，隆尼，這次我們得找馬利歐（Mario）^⑩來演——他應該是不錯的人選。」第二部作品十分成功，接著我們每個月都製作約兩部的影片，以維持「電影工場」（factory）的運作形象。^⑪

直到那年夏天，我寫的所有劇本都是採用單一固定的攝影機就能拍成的片子，因此這些劇很容易地便被歸類成獨幕劇。那年春天我寫的劇本，大部分都是設計來配合當時工場中首席的超級巨星，艾迪·賽萊維（Edie Sedgwick）。她是個十分可人又很上相的女演員。但是當我完成了《淋浴》這個劇本時（安迪因為看了電視上沐浴皂的廣告而對性感的題材產生了興趣），艾迪那些自以為是的「朋友」和「顧問」們却建議她放棄這個劇本，等他們給她寫一個更合適的故事。沃荷認為這是我當時寫過最好的劇本^⑫，而不願放棄它，急著要我將此劇搬上舞台。最後透過他的人脈關係，我們找上了瓦卡羅（John Vaccaro）這位演員。雖然有許多人強力反對，我們仍然趕工完成片子，還加上了另一段《胡安妮塔·卡斯楚的一生》作為開場劇^⑬。瓦卡羅發展出的表演風格十分喧鬧，有活力，給人感覺像是大放厥詞式的。這種風格，誇張點說，叫做「矯飾」（Camp）。雖然作家傑克史密斯（Jack Smith）認為，這種表演會犧牲掉戲劇本身的「格調」；劇評家邁克·史密斯（Michael Smith）也同意，這種方式會使戲劇失去其主題、張力、目的，和可聽性（audibility），但是「矯飾」這種表演方式的確能提高觀眾的接受度。而且無論如何，這種漠視文本，狂放華麗的表演風格也和我其它滑稽劇的格調不謀而合——我相信它也符合其它作家對「滑稽劇」的定義^⑭。不過很顯然一直要到戴和維（Harvey Tavel，也就是我弟弟）在1967年初，以較淺顯易懂、但不失其活力的方法導演了《小廚房》之後，「滑稽劇遊樂屋」這個劇團才得到了第一個獎項。而這齣戲在得獎

後，才得以立即被刊載在當時全美最知名的文學和政論性季刊《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上。

我曾經證實過^⑮沃荷是十分具企業經營手腕的人，他對我尚未使用為劇本材料的經驗和特質十分敏感。他知道我十分憎惡紐約都會和其它摩登味十足的玩意兒；因此他堅持要我把這些寫出來，算是我邁向作家之路的一種練習，雖然實際上他只不過是要剝削我寫出來的作品。在這之後，他便改口對我說道：你可以依照自己偏好的異國情調、新浪漫主義、和敘述手法來創作。許多人在談到沃荷創作晚期社會地位的爬升、明星崇拜、和其作品裡的非人性、甚至精心算計的殘暴成分時，其實都忽略了沃荷做為一個大師的地位——這些大師特質並不能構成新聞版面的賣點。

* * *

我真正有機會製作自己首場的舞台劇，便是《胡安妮塔》和《淋浴》這兩齣劇的聯合公演。整個計畫，我找了戲劇界中傳奇性的獨行俠人物，也是攝影師、插畫家、及電影製作人的傑克·史密斯（Jack Smith, 1932-1989）來為我設計宣傳標誌。自1962年起，我曾為他的電影出過一點力，也算有合作的關係。當我檢視他設計出來的標誌圖案時（圖案是兩對一起淋浴的男女，現已成了一位名收藏家的收藏品），便決定將兩齣不相干的獨幕劇用一個小小的誘因加以串連：美國人總是偏好劇情完整，能給他們單一經驗的戲。我也認為一定有什麼一網打盡的方法，能把這兩齣戲聰明地／狡黠地加以整合。「滑稽劇場」這個名詞馬上浮現在我心中。「我將以一份宣言為這個名稱辯護，」我告訴史密斯，「為了配合整個節目計畫，這份宣言只有一句話——「吾等已超越了荒謬（absurd）；吾等實身於悖謬（preposterous）之中。」

之後史密斯想知道我是否曾得過什麼獎項、頭銜或勳章，以便在宣傳時給這齣戲提高些知名度。我說，有的，在高中時（極保守的）美國人團協會曾頒給我一個歷史公民獎（給獎的原因不折不扣的正是為了我的直言不諱）。因為開場戲是帶有政治本質的戲，我的這個獎挑起了史密斯的幽默感。^⑯他在節目表上提到了這個獎，還簽了他的名，表示節目表可以印行了。

藉以上這段故事我想講的道理是：

我曾一度半認真地思索過「悖謬劇場」這個有保護作用的名詞。除了比「滑稽劇」聽起來笨拙、造作、又不吸引人之外，「悖謬劇」字面上來看，其實是更明確、更能自我描述的。也就是說，它更能把「檯面下的搬上檯面」。雖然這個名詞如此地誘惑我，我仍然了解這個詞總有一天會有力地反咬自己一口，「滑稽」的意思比較含糊，比較亞里斯多德，比較功利——也比較平等主義；它避免了「悖謬」帶有的貴族屈辱身段。當然「滑稽劇場」聽來也不能免於有自我抬舉和輕蔑他人的意味，但是我估算過，只有三分之一的評論家會因此攻詰我們，①另外的三分之二則將視我們為填補專欄的好材料，因而會在媒體上替我們美言幾句。在接下來近十五年的時光中，我的估計並沒有錯，但是有一點卻不在我的算計之中，那就是當時歐美各國的媒體充斥了一大堆作品，急著要給「滑稽劇」一個明確的定義②。（滑稽劇的發展為此而成了一條崎嶇的路，充滿了許多醜聞，還因此造就了不少「學者」：許多表演被禁，巡迴公演必須事先通過審查，劇團激烈的內訌，裸體演出遭法院開傳票，防火設備不合格，劇團拿不到證明文件——更重要的，劇團演出被批評沒有「立場」，有一次甚至因為這樣而鬧到聯合國法庭上。③）今日，在媒體的安撫嬌縱下，滑稽劇已經失去其當初之活力，成了一個被慣壞了的小孩。

我並未向市政局正式登記「滑稽劇」為劇團名稱，因為我不打算在日後的劇場生涯裡只寫滑稽劇。我當時也（很肯定地）相信，除非我讓別人也採用這種戲劇類型，否則這個名字很快就會被世人忘記。但是我沒料到，有些人只學到了一些容易模仿的皮毛，忽略了這種戲劇風格的精髓，也做起了滑稽劇。在我原來天真的大計畫裡，也沒預想到這些人貪婪無度地為了吸引更廣大的觀眾群，還把模仿到僅有的一點皮毛都稀釋了。這樣的惡質化令人難過，而在造成了這麼多無法管教的產物後，滑稽劇也逐漸地失去了光彩。

「滑稽劇場」這個劇團後來改名成了「滑稽劇遊樂屋」。但是其間的發展是如此出人意表、理由又如此簡單，以致於許多記者作家一直沒

搞懂！如果有幸這回大家能搞懂的話，這就將是我最後一次的說明了。

《胡安妮塔·卡斯楚的一生》及《淋浴》在1965年7月29日於可大藝廊（Coda Gallery）演出，這個藝廊位於第三及第四大道之間的東十街。公演後由於頗受劇評青睞又場場滿座，這個表演便得以移到另一個較大的商業場地演出，也就是在第二大道上的聖馬克劇院：兩相比較下，在可大藝廊的公演規模，只能算是試演會。在戲劇移地公演後不久，可大藝廊就停止了營運，而它所在的那棟建築也被拆毀。隔年春天，我們打算開始第二次公演，演出《高黛娃夫人的一生》。在西十七街十三號的地方找到了一個帶有小小幕前舞台的表演場地。很不幸地，這個表演廳是個蓋在人行道上的鐵皮平台，而市政府又明文規定距人行道三階以上的場地不得做劇場使用。於是我把劇團的名字改成了「滑稽劇遊樂屋（Play-House）」，一語雙關，兩全其美。技術上來說，「滑稽劇遊樂屋」只能算是一個劇團的名字；在滑稽劇這波運動發展的高峰時期，最多會有四個滑稽劇劇團成立。④「遊樂屋」導演瓦卡羅在其後二十年間，都一直用這個名字。而我為了和「滑稽劇場」作區別，也把這個新詞拿來界定我個人認為自己「滑稽味」十足的新劇作：因為雖然我在1967年3月已和瓦卡羅的劇團拆夥（但未經法律手續）⑤，却當然不會就此和滑稽劇脫了干係，而且我也會一直創作屬於這種風格的戲劇。⑥

* * *

傳統上，尤其是近年來，對滑稽劇的定義一直侷限在它明顯對抗中心的成果上：因為稱這種戲為「形而上的諷刺」（“metaphysical burlesque”），很理所當然地便否定了它實體上應該或必須被認定為藝術的可能。而聲稱它泯滅了政治的、性別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分界，也實在是誤解了滑稽劇形成的原因和理由。因為它的反結尾、反分類絕不是安那其式的反對。相反地，它認為分類本身是安那其的。說它諧擬了古典文學形式，或再生了美國流行娛樂文化，其實正令人費解地掩飾並隱藏了它本身，和流行的美國娛樂一樣，正是古典文學形式之一的這件事實。說它是一種有意識的矯飾（camp），其實是侮辱了矯飾的唯一目的，那就是這種表演方式具有高度的敏感性（sensitivity）而不會

讓自己變得過度敏感。稱它是媚俗的 (kitch)、華麗的、世儉的、官能的、解放的、又過度指涉了美國大眾文化的發展史，包括電影和電影明星、流行歌曲、電視節目、廣告、偶像、藝品、綜藝節目、和歌舞劇——然後又說它和荒謬劇比起來一點智識也沒有；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在迎合一般劇場觀眾的觀察，而不是在公平地評斷滑稽劇本身。

我說了這麼多並不是在不知感恩地教訓評論家和歷史家們，也不是要教訓那些別有居心地誤導了這些評論者的人。在近二十九年後的今天，這些事實的陳述，只不過是想給仍在引用滑稽劇錯誤觀念的人一個小小的提醒。

滑稽劇必須將道德的挫敗具體化，即使它要處理的重心是極端抽象的認同、空間、缺空、和扭曲的時間等等問題。它必須暫時地穩定「高」／漲的、雙重對立的「結」(「解」)構體(而且，信不信由你，還得平心靜氣地做)：比如男／女(尤其在《大猩猩皇后》這齣戲中)，生命／無生命，和常態／理智。它必須為文明的妄念解去迷思。它必須是宗教的、政治的、有學養的。至少，它應該如它懷疑別人一樣地懷疑自己。

今天，滑稽劇場的確玩起了「遊戲」(play)。我從來沒料想到這樣的局面。它不應該是個遊戲，而應該讓自己成為(becoming)遊戲。滑稽劇只是個提議。

它質疑劇場，但絕不預設劇場。

1994年1月寫於台北

注 釋

① 許多人都同意，這是齣最典型的滑稽劇。參見*The Best of off-off Broadway*, ed. Michael Smith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69)；及*The off-off Broadway Book: The People, Plays, Theatre*, ed. Bruce Mailman & Albert Poland, (New York: Bobbs-Merrill Co., 1972)等書。

- ② 這個人是藍尼·包爾(Lanny Powers)的朋友，包爾曾負責《高黛娃夫人的一生》的標誌和布景設計。這個叫邁可的人現在住在舊金山，他身形巨大，留了滿臉黑鬍子，全身又都毛茸茸的。有天晚上他請我弟弟吃飯，但後來却向人抱怨我弟弟吃飯咀嚼太大聲。這件事讓我弟弟知道後，笑得喘不過氣來，說道：「如果我得向一個……一個大猩猩皇后學禮節，那才真該死呢！」
- ③ *The White Savage*，由Richard Brooks編劇，環球公司1942年出品，Arthur Lubin執導。
- ④ 這部片子(*Tarzan's Greatest Adventure*)的改編故事(於1960年上映)十分接近Joseph Conrad的風格。而不是Edgar Rice Burroughs所寫的那種令人困窘又讀不懂的「小說」。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真確却又模糊的片名困惑了許多觀眾。
- ⑤ 「劇作家」當然不等於「作家」。我們也沒必要一定要將劇作家改稱為作家。
- ⑥ 見*Brooklyn Literary Review*, Vol.2 (CUNY-Brooklyn, Fall/Winter, 1981/1982)。
- ⑦ *Street of Stairs* (New York: The Olympia Press, 1968)；亦為*Stufen* (Darmstadt: Olympia Press Sonderreihe, 1969)。故事中包涵了四十個人的敘述。
- ⑧ 他自1967年起便在曼谷Mahidol大學擔任語言學講師，直到他1968年去世。凱尼是我的同學，因此也在上面提及的聖誕節劇裡幫過忙。他也是我的小說*Street of Stairs*裡的一個角色。
- ⑨ 《娼妓》(*Harlot*)這部片的完整情節、電影製作過程角色、和評論參見*Film Culture* NO.40 (Spring 1966)，以及*Andy Warhol: Film Factory*, ed. Michale O'Pra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9; Indiana UP, 1990)，和*Cin'e-Warhol*, ed. Maggie Gilchrist (Paris, Editions Carre, 1990)等書。
- ⑩ 馬利歐原名Rene Rivera，藝名為Mario Montez。他是一個男扮女裝(transvestite)的地下電影演員。他的藝名來自一位銀幕偶像，環球製片廠裡傳奇性的「技術色彩之后」，也就是多明尼加裔的美女，Maria Montez (生於1918年6月6日，卒於1951年9月7日)。
- ⑪ 我在1965年2月之後為安帝沃豪編劇的影片包括：*Screen Test II*, *Suicide*, *The Life of Juanita Castro*, *Bitch* (部分)，*More Milk Yvette* (未授權)，*Horse*——此片常被認為是最佳的創作，*Vinyl*,

Kitchen, Space, Hedy or, the 14-Year-Old Girl, Withering Sights, Jail (部分), 以及 *The Chelsea Girls* (即 *Hanoi Hanna, Radio Star* 和 *Silent Witnesses* 劇集系列)。其它劇本如 *Jane Eyre Bare* 和 *Daring Device* 則沒有被拍成電影。

⑫ 《淋浴》(*Shower*) 以獨幕劇本形式被收錄在 *The Young American Writers*, ed, Richard Kostelanetz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67)。許多人也同意沃荷的看法。

⑬ *The Life of Juanita Castro* 是以獨幕劇形式被刊登在 *Tri-Quarterly*, No. 6: (1966)。

⑭ 瓦卡羅接著導演了 Charles Ludlam, Kenneth Bernard, Tom Murrin, William Hoffman, Leslie Lee, Bernard Roth, 和 Roselyn Drexler 等人寫的劇本。因為由他一人執導, 風格十分一致, 這些劇也就成了滑稽劇。這些作家, 因為能得他幫助提昇地位, 很明顯地對這種表演方式都沒什麼反對的意見。

⑮ 見 *Warhol* (傳記), Victor Bockris 著。(London/Sydney/Auckland/Johannesburg: Frederick Muller, 1989)

⑯ 可以想見的, 如我其它的劇本一樣, 這個劇也激怒了許多強調政治正確的思想警察, 比如 Stephan Brecht。他自稱是「專業的哲學家 and 共產黨員」, 一輩子靠他父親豐厚的版稅養活。

⑰ 評論家 Walter Kerr 曾說這樣的名字容易吸納別人的批評: 如果有人給予我們負面的評價, 我們大可理所當然地回答: 「當然囉, 這很滑稽嘛!」 Robert Brustein 却指出 Kerr 的說法使美國劇場倒退了三十年。我認為, Brustein 是因為嫉妒 Kerr, 自此之後便一直和他唱反調。

⑱ 其中做得最出色的, 應該算是 Peter Michelson 寫的 "Pop Goes America"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9, 1967)。

⑲ 見 "Foreign Minister Warned of Play," Joseph Lélyveld 著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67, p37)。以及 Don McNeill 著 "Appeal to Washington Theatre of The Ridiculous Isn't Funny to Indians" (*The Village Voice*, March 9, 1967)。

⑳ 其中一個巴黎的劇團以英文稱自己為滑稽劇場 (*The Theatre of The Ridiculous*)。

㉑ 我們之間的分裂 (自此後我們只一起再合作了四次), 起因於瓦卡羅和我之間對引用, 或誤用 *Indira Gandhi's Daring Device* 這個劇本的爭辯。(細節見 Mary Grant 著, "Anti-Indian Obscenity," *Link*, New

Delhi, April 2, 1967。以及 Ronald Sukenick 著, *Down and In: Life in the Underground* (New York: Beech Books, William Morrow, 1987)。上述的紛爭使瓦卡羅拒絕了我提議製作《大猩猩皇后》這齣戲。並且還說這齣戲「極為齷齪」(!)。事實上他是在掩飾自己沒有能力導這部戲。不過最後他還是提議把這個六十八頁的劇本刪減成十三頁。他這種行為才真是「極為齷齪」, 一點也不滑稽了。《大猩猩皇后》之後不久便被 Judson 紀念教會 (北浸信教派) 選中。他們認為這部戲探討了耶穌重生, 還大張旗鼓的將此劇製作成他們 1967 年復活節的公演劇碼 (!)。在公演後一週內, 劇本被賣出做商業演出, 還在四大洲都被製作公演。但是在這之後, 瓦卡羅還是不斷地刪減他接手製作的每一個劇本。

㉒ 任何人都能永無止盡地爭辯討論任何一個劇本的類別。但這樣做却沒什麼益處。也有人建議最理想化的狀況是我們根本不要將劇本分類。耶魯大學神學院 (Divinity School) 將我所有的劇作, 包括所有的家庭劇和正統的悲劇, 歸類成滑稽劇。但劇場史家 Bonnie Marranca 將後者這些劇本進一步分成美國劇 (Americana)、英雄劇 (the heroic) 或史詩劇, 以及哲學通俗劇。不論如何, 即使以最狹隘的滑稽劇定義來界定我的作品 (亦即 1962 年至 1967 年間的創作), 都不可避免地會涵蓋我晚期的一些長篇劇作, 如 *How Jacqueline Kennedy Became Queen of Greece*, *The Ovens of Anita Orange-juice*, *The Nutcracker in the Land of Nuts*, *Notorious Harik Will Kill the Pope*, 和 *Estrella verde*。

戴為容 (Ronald Tavel), 美國劇作家, 滑稽劇場創始人, 台灣大學外文系客座副教授。

奚修君, 台灣大學外文所碩士班研究生。